

C40-4514

歸元直指集卷下

C40
4514

嘗謂教門之利害有四一曰師授不明邪法增
熾而喪其真二曰戒法不行綱常紊亂而犯其
禁三曰教理未彰謬談非義而惑其衆四曰行
願不修迷入邪歧而墮於魔由是亂名改作聾
瞽後學非止一端可傷乎哉噫祖道之不傳也
久矣欲人之無惑者難矣吾雖不敏而實悲焉
是則詢求大教叅考玄文楷定正宗破諸異說
此一卷謂之辨明真偽普勸修持

明異端

三十八

太原王先生名中孚克平問空谷禪師曰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晦菴指佛老爲異端此說何如空谷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奧朱子何以拘直爲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大聖人漢明帝時佛法纔至中國孔子已沒六百年矣是故孔子不見佛法也旣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爲異端乎佛法旣爲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爲聖人乎老子旣爲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

焉晦菴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爲異端者圖掩其德設此逢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隨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能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爲異端者其爲智乎不智乎其爲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學理者猶未識破也今識破之後不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韓子未知佛法之前所以排佛及見太顛禪師之後深敬佛法晦菴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苟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

病矣晦菴密諱墻塹闌住後學令後學欲歸於己是以力排佛也要顯自己之功圖掩他人之德是何心乎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此之謂也曰師言明矣孔子崇尚佛老諸書具載晦菴排之實悖孔子也吾儕未之思耳余雖未嘗排佛然亦因其排故余亦惑之未克篤敬於佛今也反而思之余害至德甚矣是爲大謬痛心疾首悔而追之不可得矣自今而後受佛明教歸依禮敬庶爲補過之萬一矣

辨明楊墨

三十九

太原曰或謂佛學爲九流之數又類楊墨之流此事實然否空谷曰甚矣子胡不知也九流載於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之所述也此時未有佛法何以知佛爲九流也夫楊墨一行之士也佛是弘道大聖人也豈可類於楊墨耶楊墨以行事爲教無大道之法言孟子非之公非也佛以大道爲教統天地三教之極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遇則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觀者也曰佛有兼愛近乎墨也曰慈悲喜捨佛之德也豈是溺情汨志之愛乎慈悲之愛者德也溺情之愛者私也韓昌黎曰博愛之謂仁此流於情而混淆

也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必也聖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汨情志亦非真忘混淆故可與慈悲之愛相表裏嗚呼儒宗以綱常爲先明道兼之釋宗以明道爲先綱常兼之衆人觀之似乎不同達人觀之而實同也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華嚴經云佛法不異世間法世間法不異佛法若如是豈無綱常之道耶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凡如是者佛老皆有綱常也既有綱常之道豈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修道德不弘仁義由此觀之佛

老豈違綱常乎三教聖人鼎立天下司大道之化權也既不識佛老之道是不智也曲排佛老是無仁也孔孟之學教人學仁義也讀其書而遺其仁義輒攻於文藝乎恃彼文藝肆於己意而至曲排佛老誤之甚矣喪其心德亦誤後學諸人當自省察而已矣

辨明虛無寂滅

四十

太原曰晦菴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空谷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空習之語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卽空不墮衆

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
順法法全真是故大覺世尊爲破凡夫之有故乃曰
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爲破小乘之空故乃責其陷於
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爲破中乘之有不空故乃責
其縛於習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也以實
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
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
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爲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孔子曰易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寂然不動卽是虛無寂滅
虛無寂滅之中含藏一切萬法感而遂通之時出生
一切萬法如斯至妙之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此焉禮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真空不
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蓋令空其
妄情也正所謂人欲一分消天理一分長豈教人絕
滅天理而人枯木死灰矣要知天地人物以及萬類
皆具真常寂滅之理初無間然自是愚夫不覺喚作
游鬼實可悲也晦菴讀佛書可只見得破凡夫方便

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
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
心特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爲虛無寂滅
之教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佛法自漢明永平十年
而來明主名賢莫不推尚爲大道之學至於後世之
下晦菴惡之爲虛無寂滅之教且夫晦菴所惡果當
乎不當乎晦菴識見可逾東漢三國之人物否乎可
逾晉宋齊梁陳南北朝之人物否乎可逾隋唐五代
之人物否乎可逾盛宋遼金之人物否乎太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孔子曰吾從衆未聞

從於一己之偏意也晦菴偏意排佛是何見乎我今
唯提大意發覺人心請自裁度悟之而已矣曰中也
不敏聞師之言胷中有若豁然矣。

辨明鬼神情狀

四十一

太原曰橫渠謂鬼神二氣之良能程子謂鬼神造化
之迹晦菴謂鬼神氣之屈伸三人之說皆是一氣之
造化也此言實否空谷曰夫此一氣包羅天地初無
缺少充塞天地只此一氣更無兩箇一氣曰陽曰陰
者只是此一氣展縮而得名也鬼神旣只是此一氣
則盡天地間只是一氣故也然則何故有天神乎地

祇乎五嶽之神乎四瀆之神乎山川之神乎社稷之神乎無祀鬼神乎歷代封禪乎古今祭祀乎鬼神如是之多也較夫三人之說則不侔矣禮記曰太皞爲春帝勾芒爲神炎帝爲夏帝祝融爲神少皞爲秋帝蓐收爲神顓頊爲冬帝玄冥爲神若據三人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然則何必太皞等爲四時之帝乎何必勾芒等爲四時之神乎關尹子曰鬼者人死曰變中庸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楊子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皆與三人之說大不侔矣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然則太皞等以

何爲四時之帝乎勾芒等以何爲四時之神乎此又不侔之極也理學類編有問人死魂魄便散否晦菴答曰散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晦菴答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晦菴之說則祭五嶽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旣非其子孫皆無感格耶嗚呼姜源踏人跡而生后稷簡狄吞鳥卵而生殷契伊尹生於空桑誌公生於鷹巢是誰之氣耶以誰爲祖先耶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旣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

乎此等語言晦菴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禮記曰鷹
化爲鳩雀化爲蛤至於蒙求等書鮑靚記井羊怙識
環等事皆與晦菴極相違戾從文正公與諸經史則
悖晦菴從晦菴則悖文正公與諸經史令人疑惑從
何而得定理於戲此事洞明始得抵當安可世間之
心猜疑而說也爭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一句推開却無過咎理學類編張程晦
菴等皆眉眉然以孔子原始及終推而廣之以論鬼
神此又事極計生也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
虛譽強而言之縛住後學逃塞其心不復求明也悲

哉

辨明天誅雷擊

四十二

太原曰宋人謂雷擊者陰陽相激偶爾觸死非特然
也此說何如空谷曰驚蟄之後二陰在上四陽在下
芒種之後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既陰陽相激雷雨交
作則合時時相激雷雨不停何故晴雨間然耶當知
二氣交運如轆轤之輪互爲高下若相激則安能發
育萬物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皆天地體用各有天
神主之應時不忒故有祭天享地之理風雨均調蒼
生善業所感不調時惡業所感非上天無慈心也言

雷擊者永樂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維那士弘爲雷打死頃焉復甦之自言死去見諸天神教誡曰汝先世爲巡檢曲罪一夫枉罹極刑汝能奉佛故未償其命後世爲住持僧將常住銅錢潛埋二窖死後遂湮沒之二世罪故今誅唯今世奉觀音大士至誠始存之後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紙馬開張店業店屋楣間平鋪閣板作臥室於閣上一夜觸翻尿器淋漓污馬仍將此馬晒乾賣之本年從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於門前又一貧家夫婦二人有絕糧忍餓之患夫攜一鵝入市鬻之得米二

斗饑苦迫甚以二升沽酒飲之回至中途醉臥於地被人竊去其米及醒惺惶歸家妻知之不勝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旣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擲置於二屍之旁書其背云竊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爲雷打死書其背云十年前與一婦人入寺登塔第二層行嬌故誅湖州一女子雨中見諸官吏至門前唯二人入其家如世所畫天兵之狀擒女之兄雷打死於門前始知官吏是天神也亦有雷打死者家人以屍著衣明日復雷剝去其衣亦有以屍置於棺中明日復雷揭去棺蓋如

是顯驗者往古來今每年有之不復多引此數端目擊耳聞者恐辱其家人故不言其姓名夫是爲天誅也亦有蜈蚣狐狸蛇鼠精恠木與器物附託爲妖者雷必打之豈是陰陽相擊偶爾觸死乎易曰震雷虩虩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言畏天謹故修省補過也宋人教人不信雷誅深悖易經不懼天地未進其善先喪其德惜乎後人不肯展開大見識照明事法之理唯拘拘然死於宋人之言爾宋人非唯臆說其雷其悖佛過患極甚文中子用孔孟之學著書却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書却排佛法欲令後學

不看佛書庶不識其用佛法著書所以然也宋人於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海所得極少以此極少之水令後學取足受用不復入海教壞人心違悖佛法失於大善過莫大焉

君臣名儒學佛

四十三

太原曰師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空谷曰叅禪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究經教者得明通立旨之益依法修行者得漸入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禪定者得生天上之益歸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

之益依信不作惡者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於世間得陰翊

皇度之益曰然雖如是利益吾儒有誰學之曰不但儒者所學聖主明君亦學之太原曰乞師明矣空谷曰若說古今學佛者不可勝數今以簡略言之

唐太宗篤志尚佛迨無加矣玄奘法師沒世之日高宗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若謂一帝泥於佛法然則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李靖董常諸公何不力諫蓋爲君聖臣賢咸知佛法正大之道其有補於政化善利於人所以同遵尚也此造

寺譯經所有記序若非御製則係房杜魏虞褚作其文章之謹嚴敬佛之誠篤可謂至矣玄宗肅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陽忠國師曰國中無寶此僧乃國寶也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上古歷代明君敬佛尤甚於此隋文稽顙曇延梁武投誠寶誌姚秦拜首羅什齊主師崇上統符堅禮敬道安晉王虔恭慧遠嗚呼古今聖主尚乃誠信歸佛况吾輩乎相國韓公琦侍郎歐陽修張端明秘書關彥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禪師并鐔津集一出無不斂衽

迭稱讚曰不意僧中有此耶非唯空宗通亦乃文格
高良史之筆大公之道也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
之甚者禮曰雖有嘉穀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
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豈不其然乎
自晉以來謝安石才德之量經綸之手孰能加焉王
羲之識量高古才思逸羣孰能加焉陶淵明性情之
正去住之高孰能加焉謝靈運風規瀟洒文章之精
孰能加焉崔公羣相天下而天下賢之孰能加焉衡
陽龐蘊識見之高道學之勝孰能加焉裴晉公樹大

勲業著於盛唐孰能加焉顏魯公具大節義文章書
法孰能加焉相國裴公文章之古道學之至孰能加
焉二蘇子黃山谷儒學之至禪學之勝孰能加焉陳
忠肅公道學致事高識美德孰能加焉學士王日休
博學智識高明正大孰能加焉朱暇廣而論之略言
此諸名賢篤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諸名賢道德
明敏豈不逮於晦菴乎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
蓋爲意誠心正公而無私重於佛聖人之至道也晦
菴多註書故後學敬之矧不識其心病故不擇其言
皆從其說也

儒宗參究禪宗

四十四

太原曰吾儒得道學者有幾人乎空谷曰真儒學禪得道者不可知計略言數人向子乎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禪師涯傳麻衣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爲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爲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禪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曆數是以數理之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

致曰禪宗既有大道傳授吾儒晦菴何以排之曰晦菴排佛者心病也曰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汝但深於佛學汎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程以及諸子所得道學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始爲略說濂溪姓周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也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

出附章氏家譜

濂一日扣問佛印元

禪師曰畢竟以何爲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并佛印語錄後跋濂聞東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卽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卽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卽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

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唯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唯我茂叔能之出弘益紀聞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

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卽易也無形之理卽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爲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

爲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之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

於种放放得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

非濂所作陳搏之學得於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學指

要并正易心法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

國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
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爲萬有爲
祖以無爲因無卽所以有爲果有卽二以真爲體真
一真以假爲用依之空假卽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云
至理云云以假爲用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云
濂復造佛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
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
濂倡儒爲道學之語出松憲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
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
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
矣出尹氏家塾并性學指要濂往潮州靈山寺訪大顛禪師遺跡

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
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
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出性理羣書并靈濂作
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奇絕處不
上婦人頭出鄭谷集濂性簡約平居澹如也晚年悉屏文
字唯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行狀東林教人唯務
靜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草色同一
生意益是靜中有得弘益紀聞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涯
師而至于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紀聞陳忠肅公曰性理
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徧於佛書瑩中錄并

性學 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

周孔外別自有英豪

出後村集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第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已任出史畧等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爲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出晁說之心學淵源後跋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爲喜以其所由

書於雲蓋寺

雲蓋寺碑刻墨蹟

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

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預齋席見衆僧入堂周旋

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弘益紀聞一坐一起並準

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弘益紀聞

靈源清禪師

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

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迨徧

乃猶以鄙人未見爲不足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處

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

出靈源語

錄先師即晦堂心禪師也

晦堂嘗以心法授伊川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

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

道於靈源禪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
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
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
復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
固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
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
昔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
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不曾劄著病處亦可笑也出胡氏
大同論歐陽玄曰程子平
生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
記錄伊川曰明道

先生出入釋老幾十年

伊川所作
明道行狀

東林論濂有一中

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

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

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

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此二句出唐清
國師華嚴經疏

濂溪太

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

此二句出華
嚴經法界觀

無極而太

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於

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
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

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

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功甫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忝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理唯未透禪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次宗王導周顓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勃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爲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羣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苟非大道曷能感諸

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
排佛之人乎苟不取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
之己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太原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菴
不越其數不知晦菴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
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空谷曰濂溪窮究道學
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况程子多游禪室多
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菴立
言汎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

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
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等言
出於佛老晦菴明知周程楊等道學出於禪宗適之
所謂其所排者設牆壑

四十五

學佛謗佛

太原曰朱子註書多引佛語不知何書佛語註之空

谷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

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禪書不

可限量

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

似是而非

出鐔津集

大學補闕

全是禪語

畧翻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真實無
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

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

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

能知覺所知覺

楞嚴經等

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

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源一心之妙用活鱗鱗地徹

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劄著

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皆出禪書并諸經

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爲證據云非唯年有變月亦有

之

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

晦菴註書唯毛詩一經乃是學力註

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製作皆用佛法汎

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

者逼於羣書晦菴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

語不識晦菴是何心哉晦菴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

久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之禪學已而徧謁禪

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

出大慧年譜後

晦菴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

其篋唯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次年登科

出尤惲所作大慧語

錄序并拱辰集等書

晦菴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

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

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

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

出資鑑拱辰集性理羣書

晦菴

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
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
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出朱子大全晦菴有書
啓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舊本寒
山詩後晦菴寄山居僧詩曰方丈條然屋數椽檻前流
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
不容揮塵客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
是諸方五味禪出事文類集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菴爭
論太極圖說蓋知晦菴有禪學故謂晦菴有悟入譏
之出史畧等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菴答

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
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
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本朝
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
都去入他禪學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
論皆極精妙故吾儒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卽是寬
鬼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
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
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學與義學尤爲高妙金剛經
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

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云禪宗有云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
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出朱子語錄
并易解歐陽
玄雜記性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
理羣書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言語煩者不收鳴道集道餘
錄刻過者亦不收唯竹軒編
佛經之詩簡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
經亦收於此心病也汝若浹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

楊晦菴等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處寸寸節節皆是
佛經禪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東林
授之濂溪其言偏於佛書也近有一箇半箇指禪語
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
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禪宗流將出去者也太
原曰師之所言皆出吾儒之書非存私也非不公也
且言世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
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之可是紀昌之用心
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能化之而大通乎於戲尚亦不
敢輕於常人安忍欲沽自己之幻名曲排

三大聖人度人之大法吾爲之憂憂彼排者界虧損陰德至於至也

從人謗佛 附已見謗佛

四十六

太原曰除晦菴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空谷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唯憑晦菴之說從而排之是爲隨人脚跟轉也亦如水母以蝦爲目凡得蝦則能行或失蝦則茫然罔措鱸鮓以蟹爲足凡倚蟹則能行或失蟹則茫然罔措後人從晦菴而排之猶二者之倚他物乎曰亦有不因晦菴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如世人唯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

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爲恠尋握利劍猛力而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說日月無光也嗚呼此等愚夫譬如蚯蚓唯知一尺地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深躍海淵飛騰在天尺鷃唯知竹籬寸竅左之右之之樂不知大鵬一舉則九萬里扶搖風斯在下然亦不足恠也囿於器量不能化耳

破不信因果

四十七

或曰修善作福念佛往生不足信也一元日子何爲

而不信乎彼曰且以目前言之清廉行善之士應得福壽俱全而反貧促多疾作惡屠殺之人應招促齡貧病而更延壽豐饒吾以二者觀之是以不信修善作福念佛往生余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子之所說如管窺天非天之小也是人見之小也不見寶鑑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節未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真武垂訓曰造作善善惡惡報應如影隨形莫道造惡不報直待惡貫

滿盈莫道修善無應直待善果圓成因果錄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界今生作者是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之業現受苦樂之報二生報或前生作業今生受報或今生作業來生受報三速報眼前作業目下受報易曰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孝經云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又云陽網疎而易漏陰網密

以難逃佛嘗謂阿難曰人有今世爲善死墮地獄者
今世爲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爲善
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
爲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
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由此推之三教皆
言此理但有遲速耳豈可以目前未見果報而遂不
信因果因以不信淨土乎彼曰富貧壽夭皆從天命
焉有輪迴之報乎余曰觀子之理實不明也世人雖
曰天命天豈私於人哉蓋人前世所爲不同故今生
受報亦不同豈是天之所主耳是以此身謂之報身

報我前世之所爲故生此身也天何容心哉譬如人
有功罪於外當受賞罰於官府官府豈私於人哉唯
以有功當賞有罪當罰豈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乎
世間官府猶不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況天地造化
豈以禍福無故而加於人也是知前世所爲有善惡
故今生禍福以報之所以不能純乎善故不得純受
其福也乃有富貴而苦夭者有貧賤而壽樂者有榮
寵而悴辱者有卑困而安閑者有少年登高科者有
終身不得第者有財穀豐盈而無兒女者有逼迫艱
難惡兒女多者有夫在而妻死者有妻在而夫死者

有子在父前而死者有孫在公前而死者有先樂而後苦者有先苦而後樂者有前後樂而中苦者有前後苦而中樂者有一生而受苦者有一生而受樂者我今問子斯等何故而致然耶彼則曰實不明此余曰子旣不明云何不信若人撥無因果必墮阿鼻地獄地獄罪畢復墮餓鬼餓鬼罪畢復墮畜生畜生道中償他宿債殺他一命還他一命喫他八兩還他半斤畜生罪畢劣得人身雖得人身貧窮下賤盲聾瘖啞跛手折惡病所纏飢寒所逼不得見佛不聞正法不遇聖賢不逢知識展轉輪迴受苦不息古德云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要知善惡昭彰果因不昧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也且夫爲人者須要知是非識廉恥信因果懼罪福察善惡辨邪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榮枯不能動其心得失莫能移其志處富貴而不歡居貧賤而無戚進退知時量力任事用則行舍之則藏忠孝仁慈始終不二如斯而不爲君子則吾不信也如斯而不爲大賢則吾不信也如斯念佛而不生淨土者則吾不信也我今殷勤解說決子之疑子當敬謹信受勿輕忽焉

破不信地獄

四十八

或曰地獄之說不足信也一元曰牢獄之說亦不足信也曰牢獄現存焉可不信曰牢獄雖存吾卽無也或曰師雖不受牢獄之苦亦不可以斷其無曰如是如是地獄亦現在子何不信乎或曰朱子所言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以冥府十王不足信也明矣一元曰朱子之說謬之甚也反越夫子之大理又失自己之妄言我以審問朱子旣以神亦飄散如何却有鬼神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爲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致通於神明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由此觀之不唯夫子所說鬼神乃百家諸子皆共說之不見聖經賢傳中盡載鬼神之事豈無朱子之言乎朱子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將何顏以入家廟乎旣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迹何人在於地下家廟乎何人去見祖宗乎如此者朱子之欺心妄語斯可見矣昔日唐太宗早聞武后欲壞其成法故欲殺之袁天罡曰殺之則再生人

世怨怒愈深太宗然之故令爲尼建立感業寺處之
出劉三吳細鑑唯通鑑畧之天罡謂再生人世怨怒
愈深朱子謂形朽滅神飄散兩家之言天地懸隔孰
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豈衆人可同日而語哉
又司馬溫公與元城劉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獄且
夫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設此有理有迹推其理俾
人易惡向善耳論其迹則實有地獄也且鄒衍謂天
地之外如神州亦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弗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溫公動容而
服膺自此敬佛復引古德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

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誠哉是言也今將一喻
以破多惑諸仁者汝等有夢否曰有夢曰夢中曾受
苦樂否曰曾受苦樂余曰受苦樂之時要見是身受
耶神受耶或曰身臥於床豈是身也曰元來是神受
耶地獄之苦皆是鬼神受之實非形體也在生夢中
尚有苦樂况死去而無地獄乎若聽朱子之言及累
後人入地獄也何則若有不信罪福之徒使其放縱
造惡而墮地獄却不是反被朱子之害也朱子故排
佛氏謬出此言而惑其衆是以不信信也明矣噫胡
子不懼地獄僞造崇正之辯誹謗大聖誑惑迷人令

自他同入地獄可悲也哉嗚呼牢獄有作者去受地獄有亦是作者去受我不作牢獄之罪不受牢獄之刑不造地獄之業不受地獄之苦豈可執其已見斷其無也或曰如是如是何以修持不墮地獄一元曰汝等堅持齋戒念佛參禪果證菩提提高超極樂依此而行非但地獄不去受天堂亦不去受也

地獄輪迴異類說 出儒典 四九

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一生以來作何福業答云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持金剛般若王聞合掌讚言善哉功德

甚大卽放還生使人引至南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中三重鉗鎖喚昌云卿旣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以辦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爲營功德俾出地獄及出門外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問引人云何人也引人答曰此是秦將白起罪猶未了昌歸得活遂奏其事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設大供仍入隋史感應賦載庾信墮地獄爲九頭龜也緣庾信在世爲人故將浮詞誑語排斥佛氏以致感報如斯悔之晚矣名臣言行錄載王荆公于名雋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雋及雋

死後荆公彷彿見雱荷鉄枷立于門側由是捨宅建寺爲雱追冥福脫其苦難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幼卽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又不見事文類聚蒙求等書羊怙識環鮑靚記并向靖女亡而再育問父母以求刀文澹刁質以還生說香囊而驗

父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迴之說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何其不察之也地獄輪迴之說前旣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隋書李士謙曰鰥化爲能奴來切杜宇爲題鳩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鼃鄧文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鳴呼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勦爲此說也洪邁云親見殺猪羊者臨終臥地作猪羊鳴古人謂至暴化爲虎程子謂親見村民化爲虎自引虎入其家食其猪古今此類甚多世人猶不信矣莊周曰萬物出於

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爲異類兮亦何足患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也玄宗直指云人用禽獸心死必爲禽獸生用人天心死必歸人天此乃不易之理也何謂無輪廻靜齋學士云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廻由是推之則三教皆言此事豈可以目前未見而不信也故佛以慈悲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

斷生死輪廻歸于淨土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吁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哉

辨明升降託胎

五十

或曰釋氏言投胎託生者言升降輪轉者此等之言誠爲可惡詎可信之世間愚夫愚婦被他所惑讀書智者不被其惑哉一元曰子是博覽智人耶或曰然一元曰子是智人必能窮通萬物之理乞將二事剖斷之或曰懷胎生產之事必從夫妻交感而生焉有外來投託者縱然有之要見從何處來從何處入所言投胎託生者決不可信矣所言升降輪轉者實無

此事設使有之何不人生其畜畜生其人只見人生
人畜生畜焉斷此二事必不可信一元笑曰子旣稱
爲智者不應自昧其心山僧雖是愚陋不被子之所
瞞或曰師若達理何不爲我詳言之一元曰然吾語
汝汝當諦聽焉子言投胎託生皆從交感而有世間
無子之人多娶妻妾以交感而終身竟無一箇兒女
者何耶要知投胎託生必假內外因緣方得成就云
何內外因緣本人宿業爲內因父母遺體爲外緣內
外因緣和合而有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何以故
父母猶如水土神識猶如種子若無種子決定不生

子不信有外來投胎之事設使有之要見從何處來
從何處入我今再將喻法爲子決疑譬如人在深房
閨閣之內有花香從外而來其人聞之宛然可見且
花香亦無形相亦不隔礙時風送來爲自然耳神識
投胎亦復如是况神識亦無形相亦不隔礙業風吹
來亦自然耳猶如人之妄想有甚隔礙亦如夢中之
事與覺時則同况夢亦無形相亦不隔礙皆爲自然
耳神識投胎亦復如是要知胎腹與屋舍不別神識
投胎如人進屋乃自然耳或曰屋舍甚大胎腹極小
奚能藏得身乎一元曰神識乃是無相之靈性靈性

能大能小大則無邊際小則看不見入胎腹不以爲小入屋舍不以爲大此乃自然之理何必懷疑子又言人生人畜生畜焉有升降輪轉之事乎設使有之何不人生其畜畜生其人此之無知之言愚癡極甚譬如士之求官必從官求離官而得者無有是處且夫人形是一欲爲三教百家之業必須各從其類而得之離類得之無有是處亦如神識是一皆由造作不同遂使投胎有異投入胎則爲人投畜胎則爲畜豈可言其人生畜畜生人哉亦如水性是一落在諸處因處得名又如金性是一造作衆器因器類相神

靈升降託胎亦復如是或曰師言明矣一元曰復有多種受胎不及盡述二事之義略說如斯所言成形之事非止胎生亦有卵生者濕生者化生者子讀儒書人倫一界之事尚識未盡焉能識十界之事乎或曰何爲十界一元曰佛界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人界修羅界餓鬼界畜生界地獄界總名四聖六凡共成十界若神識作佛業生佛界作菩薩業生菩薩界作緣覺業生緣覺界作聲聞業生聲聞界作天業生天界作人業生人界作修羅業生修羅界作餓鬼業生餓鬼界作畜生業生畜生界作地獄業生地

獄界所謂神識無定隨業受報不見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豈不然乎子欲明大理必須閱藏經究本性方可稱爲博學有智之人慎勿以管見窺天反謗吾家之大法或曰余雖讀書實未能達此之理今幸尊師開示如闇得燈如貧得寶一元曰切不可執着小知小見悞却你生死大事還要修持淨業願出苦輪先德云世有才人文僭絕可憐不遇空王說幾多枉負聰明心到底生死打不徹誠哉是言也嗚呼吾以復引因果勸子回頭昔有僧明琛通內外學能畫蛇作常山蛇勢

并作蛇論生身變爲蛇李伯時畫馬作打鞦馬勢活現馬形驗此二事顯明念佛定成佛求生淨土定生淨土子何不以念佛爲心求生淨土哉或曰謹遵師命當以修持禮敬殷勤辭謝而退

辨明梁武定業 丞相張商英解 五十一

或曰梁武一生奉佛後致亡國喪身何也無盡曰不明定業之人誠爲可愍昔日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

今有心憤憤口俳俳聞佛似寇讐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

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鏑馬麥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旣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後世乎梁武壽高八十有六不爲不多以至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

災召福者梁武自謬耳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
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
泥迹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
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
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
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爲仁乎侯景
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迹而
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
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河上
北向讀孝經賊則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勲傳中平

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梟爲守
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
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
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
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
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識侯
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塏
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塏已畢武帝忽思
曰木塏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塏貴圖不朽
以應其記拆塏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

卽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况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

辨明東西界域

五十二

客問妙明禪師曰佛教是夷狄之法我中國不宜法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且吾子曩時學二帝三王之法習六經諸子之書今更舍之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微妙之旨亦

嘗出此語與子所見不相遠也今則不然若子只知禮樂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燭火之照而未覩日月之明也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意有所主理非決然且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大禹生於石佃日磬出於蕃由余出於戎季札出於蠻此三聖三賢皆生於夷狄豈可以夷狄而不法之也且太康周幽君之荒者也石趙嬴秦君之暴者也趙高李斯臣之佞者也侯景宇文臣之悖者也此四君四臣皆生於中夏豈可以中夏而法之也昔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夫如是非聖賢拘於夷夏而人自夷夏耳且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齊之北以此觀之齊魯漢魏之地未必爲中也若此以彼爲西戎彼必以此爲東夷矣而又且孰爲其中耶自高天之所覆厚地之所載山川之廣邦域之多不可以億兆而記又焉知此爲中乎彼爲邊乎佛以百億日月世界如一芥子况一日月之小世界乎語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吾是以尊其大而學之譬如大海一滴味具百川出世之道頗知則世間之道不勞而得矣

辨明三教經典

五十三

客又問妙明曰至寶光而不華至辭慤而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製六經不過數萬餘言老子說道德經不過五千餘言今見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目非一人力所堪能蓋繁而不要也妙明曰牟子云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夫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摩天之翼不居萑葦之莖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剖蟬蛤之腹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必難獲者何也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

也故萬斛之鼎不可滿以孟水一均之鐘不可容於
流泉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茅茨尋尺之棘安能負於
廣廈故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勝劣物有輕重德
有厚薄道有淺深法有權實機有大小所處之分未
有乖也且佛之經也前說億劫之事後道萬世之要
至於無始未萌之前二儀肇形之際其遠不可推其
事不可紀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於廣
大之外剖析其窈渺之內以至高天無極之上厚地
無極之下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所明既博文
奚爲繁卷萬言億亦未足爲多何不要之有耶豈特

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爲得矣譬如渴人飲海飽
而自足焉知其餘哉今人皮膚之學偏要排佛纔讀
數十卷書心忿忿然遽以排佛爲急務嗚呼世人力
排佛教猶側一掌以翳日光抱一石而塞巨浸其於
功也不亦勞乎

辨明三教至道

五十四

如是我聞諸佛蓋爲一大事因緣入山修道證果度
生後之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此一大事
也亦以深隱山居思惟此事有客至而問曰師居於
此爲何事乎一元曰學佛道也曰佛道之理可得聞

乎曰恣汝所問吾卽答之客曰釋道二家之法本是異端師何以學之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客曰道之虛無釋之寂滅豈不是異端也余笑而反問曰子曾讀虛無寂滅之書否客曰異端之教不足觀也曰彼書尚未能讀焉識異端之道乎非是教之異端自是仁者執異端也使仁者若知孔子則知佛老因不知孔子則反謗佛老矣不聞張無盡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客拜而再問曰三教至道俱可聞乎答曰聞可聞唯恐不能行也若能行持可以爲孔子可以爲老子可以成佛矣若聞而不信信而不

行猶畫餅之不充飢也客曰師今說之我當行也一元曰三教至道但是一心心者人之本源也釋云心是法中王道云心是衆之王儒云心是人之主一切諸法皆不出於心也王不動萬姓自安心不亂諸邪不起正所謂心有主則能不動矣釋云心地法門非在舌辨道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儒云說不如行行不如到俱要終窮至實畢到斯源了義還宗隨流赴感故孔子以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佛以定爲慧慧爲用也老子以虛無爲體妙有爲用亦此意也嗟乎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

心當時聖門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
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
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而
諸弟子自蹉過了亦如佛說法華經曰此經開方便
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何以
故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切聲聞緣覺所不
能知一切諸大菩薩亦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
嗚呼三乘賢聖尚不能測其佛智况凡夫而能測度
哉凡情欲測佛智如取螢火燒須彌山全無交涉但

徒勞神爾不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廣則包羅法界窄則纖芥難投用時則萬境全
彰放下則一塵不立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魔外
心寒人天膽喪如斯至道豈文字語言而可測也不
見華嚴的意曰法界之寬太虛莫能喻其量一真之
妙千聖安可齊其功卽此用離此用奮然角虎之威
明頭來暗頭來猛矣鉄牛之勢擲大千於八方之外
非正非偏納須彌於一芥之中不迫不隘謂其空兮
全真獨露謂其有兮纖跡不存二乘聲聞不能窺其
涯涘登地菩薩未能了其圓融唯上根上機頓悟於

一時一刻彼小乘小器更修於多劫多生如此者豈
凡愚淺見之可測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道云視不
得見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又云道難說須
當自悟法可傳道不可傳也儒云視不用目聽不用
耳離耳目之用自然得性又云道本無言言生理喪
若將聲色化民是爲末也深推三教至道皆不在乎
傳受文字也莊子云使道之可傳人莫不傳之子孫
道之可獻人莫不獻之君親其不可傳獻者無他中

無主而外無其證也又云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恠而問曰夫子欲見溫伯
雪子久矣緣何無一言乎孔子曰此人目擊而道存
不可以容言音矣要知夫子之道實是超出語言非
類今之世人只工文字而不修道德但要人爵而不
修天爵不見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又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云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
已矣昔者齊桓公讀書於堂上有斲輪者告曰公所

讀者古人糟粕也不得真醇之味亦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奚拘於文字語言乎從上三教聖人本是無言無說只爲後人迷失真智不得已而開箇門戶與後人也惜乎後人不行是誰之咎歟佛眼遠和尚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辨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則未極其奧須用真參實悟悟則超然卓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哮吼百獸震駭回觀文字之學何啻以十較百以千較萬

也諸仁者况以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深可痛也於戲今生不了永入輪迴朝若得聞夕死可矣仲尼言欲學至道須當絕念於未萌治心於未起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老子云欲得至道須離見聞覺知忘心忘境直要忘忘忘無可忘斯爲真忘能仁言欲入至道須離作止任滅若說有覺猶未離习離遠離习亦復遠離一而三三而一皆此道也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曰無相無名無能無所釋曰無我無人

無憎無愛是故三教聖人皆不越這箇道理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斯乃真般若之妙道也列子云是以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常昏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常昏者照而無心也無爲而治者亦如是也孔子教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爲孔子也老子教人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爲老子也佛氏教人廣行

慈悲願力之道大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大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大願者願衆生成正覺也大力者度衆生出三界也能推此理而行可以成佛也夫至道者如秋月之流空若閑雲之出岫赤洒洒活鱗鱗圓陀陀光燦燦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也今以略說三教至道與汝知之若談妙理窮劫說不盡也吁聖人空費老婆心知音不在頻頻舉吾勸仁者同發佛心同修佛道同生佛國同成佛果也客稽首而退謝曰信受奉行

辨明三教優劣勸修淨土論

五十五

或問曰儒釋道三教有同異否有優劣否一元曰亦同亦不同亦優亦不優或曰師言何謂也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卽優小機者執之卽異卽劣總從一性上起用只是機見差別有同異優劣也或曰同異優劣之理可得聞乎曰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堯王帝釋有優劣否無盡曰堯舜禹湯豈可比堯王帝釋遠則遠矣師曰佛以堯釋爲凡夫也餘可知矣公乃擊節而歎曰堯舜禹湯不及堯王帝釋遠矣佛以堯釋作爲凡夫始知佛是聖中之聖天中之天無上法

王正等正覺昔時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仲尼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豈不見書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中至尊無非玉帝玉帝比羅漢猶吏比進士况佛乎佛是菩薩緣覺聲聞之師是爲聖師也又問仙道比佛道何如答神仙尚受玉帝所轄豈可比於佛也况以仙道難修又有墜落之日佛道易學永無退轉之時楞嚴經云世有十種神仙俱不會修正覺報盡還墮諸

趣若要出死生超凡聖唯佛道爾昔日釋迦譚弗沙
佛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
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是也又不見列子云商太
宰問於孔子夫子聖者歟孔子曰丘只博學多識者
聖則何敢然三王聖者歟答曰三王乃任智勇者聖
則丘不知五帝聖者歟答曰五帝乃任仁義者聖則
丘不知上古三皇聖者歟答曰上古三皇乃任因時
者聖則丘不知太宰又問曰然則孰爲聖者歟孔子
動容有間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正所謂森羅萬

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
極一切教法至心而極心也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
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是心
之異號耳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云塗之人
可以爲禹常不輕菩薩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
當作佛是人人可以爲聖賢人人可以作佛西方淨
土乃要捷門庭無人不可以修不拘僧俗而只要辦
心本無男女而何須著相未明人妄分三教了得底
同悟一心且夫聖人之心正而已矣聖人之教善而
已矣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

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實也夫大道者唯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生靈之大本也是故學者只宜背塵而合覺不可認假而迷真也諸仁者儒非定儒道非定道故知皆可成佛非唯三教可成乃百家諸子盡可以成也人何爲而不修乎輕淨土而不生乎或曰但了自己生死何須苦惱勸人余曰不然豈不聞如來出世無一法不是利生菩薩修行肯纖毫而爲自己此法門人若知之如已知之豈不快哉

人若不知如己不知豈不痛哉華嚴經云非衆生請我發心我自爲衆生作不請之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若止於自修則是聲聞之徒名爲小乘猶如車乘之小者僅能自濟而已蓋佛所謂斷佛種者也能廣勸人者名爲大乘菩薩猶如車乘之大者人我兼濟之謂此獲無量福報所以能至佛地也十方恒河沙數諸佛皆共讚歎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謂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也其功德如此可謂至矣故大慈菩薩勸修偈云能勸二人修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福德已

無量如勸百與千名爲真菩薩又能過萬數卽是阿彌陀由此觀之則西方之說可徧天下苦海衆生可盡生淨土矣若見一人退惰則協力提攜一人捨凡則遞相照顧雖不能弘教利物亦可以溫故知新豈不見施人一錢人稱受惠益人一語彼豈無知財施則濟人之貧食施則濟人之命法施則令人出世功德詎可比倫財施如燈止明小室法施如日徧照大千恪法而不勸修累劫沉於黑獄推已而行化導現生則是阿彌敢冀運慈遞相勸發以斯悲願結此淨緣援滯溺之沉流拯昏迷之失性齊登樂土圓報佛

恩可謂未度者令度矣

辨明三教聖人前後降生頌

五十六

三教法數云周昭甲寅第四帝釋迦降誕迦維衛穆王壬申五十三如來八十歸真際滅度一千八十年教流漢明永平世佛先四百二十二老子方生定王世佛先四百七十七孔子靈王時誕質爲報勞生稚子知鼎分三足還歸一

上文按佛法金湯編校正云○昭王康王之子二十六年是甲寅有云九年甲寅者有云廿四年甲寅者皆非也○穆王昭王之子五十二年是壬申有云五十二年壬申者亦非也

辨明精氣神

五十七

玄宗直指云戒以養精定以養氣慧以養神一元曰
悟人自識元精元氣元神迷人妄認色身上精氣神
大愚大錯惟哉苦哉豈不見張紫陽說精氣神者先
天地之元精元氣元神也元精非淫洩之精元氣非
呼吸之氣元神非念慮之神癡人不曉此意喚甕作
鐘眼既不明理亦不達矯誘他清信之士一向在臭
皮袋上造作昧却一真佛性展轉輪迴妄言此是修
行實可悲也吾以忝爲佛子豈可懷寶迷邦宜當開
示未來共入菩提正路精者本來元精也戒也純一
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此乃是清淨法身也清淨

法身者卽是汝之性也氣者本來元氣也定也寂然
不動具足無量妙義此乃是圓滿報身也圓滿報身
者卽是汝之智也神者本來元神也慧也感而遂通
具足恒沙妙用此乃是千百億化身也千百億化身
者卽是汝之行也又謂之法身般若解脫又謂之戒
定慧又謂之一體三寶邪迷之人將淫洩之精喚作
佛寶將呼吸之氣喚作法寶將念慮之神喚作僧寶
此等迷流瞞人瞞己悞自悞他非但賺度後人是亦
輕誣先聖也切戒諸人不可錯解古人錯一不落字
猶作野狐五百劫豈可將如來正法作爲魔家毒藥

其罪可恕否此等邪師入地獄如箭奉勸後之學者
記取記取珍重珍重

離相顯性往生淨土說

五十八

或問曰女人念佛得生淨土否一元曰是何言歟鸚鵡鵠鵠念佛尚得往生況於人乎或曰女身有十惡云何便得往生一初生父母不喜二舉養視無滋味三心常畏人四父母憂嫁五父母生離六畏夫喜怒七懷產甚難八小爲父母檢錄九中爲夫主制禁十老爲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又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

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答曰若論相說果乃有之若言性宗都無此事當時龍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剎那成佛豈在男女老幼之相乎禪宗會下許多女人現世明心見性成佛作祖者何況身後往生乎汝定執女相爲實者甚矣不達性理也不達性理却是女人會得性宗非男非女大般泥洹經云若有男子不知自身有如來性世間雖名男子佛說此輩是女人也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來性世間雖曰女人佛說此等是男子也不見宗鏡云四大之身見有生滅男女之相而靈覺之性實無生滅男女之相

汝今悟此性名爲長壽亦名如來壽量亦名涅槃妙
心又云凡有心者悉皆成佛如今行是佛行坐是佛
坐故云阿鼻依正全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
下凡之一念裴相國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
必同體正所謂蠢動含靈皆具佛性况女人乎問既
具佛性蠢動含靈何不成佛去却在輪迴受苦乎答
只爲當時著相迷性背覺合塵造作種種惡業今墮
異類受苦蠢動含靈且置而弗論今時得箇人身的
尚不肯齋戒念佛求生淨土反教異類成佛乎或曰
多有善知識見女人齋戒念佛者皆願他女轉男身

來世修道此說何如一元曰此等善知識濫叨知識
之名而不達知識之理實乃癡迷不知維摩經云舍
利弗與一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
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習師化作習
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
言不也習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
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卽時天女以神通
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
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
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

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卽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如此者真如性中豈有男女之相耶況法華經中專記女人生極樂世界豈不其然乎又往生傳載女人生西方者不勝其數知識何不知識焉

身雖出家不求淨土說

五十九

天如和尚云近世有等出家者雖云離俗俗習不除盡曰出塵塵緣不斷經教固不知叅禪又不曾心猿亂走意馬奔馳作隊成羣打鬪過日非但虛消信施

亦乃埋沒已靈眼光落地之時路頭向甚處去正是青天白日爺孃不識未證謂證未得謂得實乃徒入空門虛生浪死噫問君出家因甚麼事爲衣食故貪富貴故求安樂故父母捨汝出家指望超度父母報答四恩而今自己尚無靠託况能拔濟他人乎有日閻羅老子與你打笑飯錢將甚抵敵不落地獄餓鬼定是戴角披毛如此出家可悲可痛諸仁者趁此未老無病之前急早作箇活計堅持齋戒念佛誦經禮讚發願求生淨土得見彌陀之後可以超度父母可以報答四恩可以拔濟羣生可以永受快樂如此出

家方爲佛子嗟乎又有一等爲僧爲道者教他求生淨土只說功行全無工夫未到且求來世再爲男子重復出家展轉修行方可生彼此等退屈下流愚癡極甚自迷猶且可又要賺他人我且問汝現今男子出家不求淨土更待何生先德云今世不得生一蹉是百蹉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誠哉是言也諸仁者若論功行工夫要成佛者且待彌勒下生千佛出世若言九品法門求生淨土一念信心彈指可到何以故仗佛力故不見蓮宗寶鑑云信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淨土往生似風帆行於順水

彌陀接引直趣菩提衆聖提攜高超三界上品卽登佛果下生猶勝天宮普請勿疑同修不退又不見決疑論云人身難得淨土易生何以故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清淨方可爲人况以五戒難持亦無願力攝受此所謂人身難得也修淨土者未必持戒全與不全但念阿彌陀佛名號縱有罪業亦許懺悔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清淨海衆各有願力共來接引攝受此所謂淨土易生也十六觀經云至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五逆十惡罪人臨終十聲阿

彌陀佛亦得往生淨土况出家齋戒念佛而不生乎
嗚呼如此捷徑法門只是無人信受若不信受奉行
出家有何益矣

裴相國身心虛僞說

六十

唐相國裴休曰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爲我身者是地
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散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
衆從無始來常認爲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
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
者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
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

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真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
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卽菩提心體也捨此不
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
爲丈夫者豈不羞哉

龍舒居士婦殺說

六十一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
不縱可爲賢人縱而不節是爲下愚蓋此二者皆造
業之所殺生以資口腹非造罪而何婦慾以喪天真
非造罪而何况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
血氣盛則婦慾多婦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

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嬌慾若能節嬌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麤糲亦自美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盡卽早終也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寒饑瘡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校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膿血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嬌慾矣果了得此二者在生何由有疾病夭折身後何由有地獄畜生修淨土者實當謹戒於此

理事圓頓說

天真佛不從外來一切衆生各各具但由虛妄流轉二障覆蔽不能了知故菩薩修六度萬行證大圓覺於無分別智照真如理於金剛道中斷盡煩惱所知二障於解脫道中顯出清淨法身如用藥磨鏡也永明壽禪師云心爲法界之宗一切諸法心爲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心桐江瑛法師云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由牀明覺遂生諸緣鏡

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
手變化自在作用無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
浩浩不返悟之則了了相傳釋曰一法爲宗諸法無
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
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書云精一無
二唯精唯一先治身心後治家國經云常正其心不
事餘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古
人云覺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唯恐覺遲覺速
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遷顏可師楞伽經云佛語
心爲宗降心成道萬行俱成唯心之理不可忘也始

知得地萬物皆生得理萬行皆成裴國相云心者萬
物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
萬行未嘗離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故曰萬行顯真
宗也宗鏡云理行相資闕一不可有爲雖僞棄之則
佛道難成無爲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是故文殊以
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
廢若違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
夫之執理事兼行是爲大乘菩薩也又云若人欲成
大覺必須行乎中道中道者不偏不倚也不偏於空
不倚於有有亦不著無亦不空斯乃謂之中道也心

賦云有人要到清涼池須用目足更資也清涼池者
圓頓一乘之性海也有目無足不得到清涼池目者
何也窮其理也理者何也一心也足者何也行其事
也事者何也萬行也正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何哉要知萬法本於一心一心具
乎萬法法卽全心之法心乃全法之心心卽是法法
卽是心是爲躰用不二理事齊彰三觀圓修直入如
來地矣

爲君子說

六十三

龍舒曰人皆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不須爲小

人而必欲爲小人若誠信恭敬若溫和方法若推賢
揚善若隨宜利物凡此之類皆君子之事也爲之亦
不難者人不肯爲何哉若欺詐傲慢若兪暴諂曲若
說短揚惡若縱意害物凡此之類皆小人之事也爲
之有何利益人必爲之何哉爲君子則人喜之神祐
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求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
非因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矣命有定分故也
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以促所失
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
亦得矣命有定分故也孔子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能審此理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如是以修淨土必不在下品生矣

情說

六十四

龍舒曰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爲惡縱情爲賊
折情爲善滅情爲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
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
若此之類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怨
是謂折情犯之觸之傷之如空反生憐愍愚癡之心
是謂滅情悟此理則心地常淨如在淨土矣

小因果說

六十五

龍舒曰有修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
有坐轎人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觸類長
之皆可見矣常如是省察其心以修淨土上品往生
復何疑哉

二天人說

六十六

龍舒曰華嚴經云人生有二天人隨人一名同生二
曰同名天人常見人人不見天人此二天人豈非善
惡二部童子之徒歟人之舉意發言動步常念此二
天人見人而能無愧如此修淨土則必上品上生或
曰一人尚有二天人何天人之多也曰一月普現一

切水豈必月之多哉

勸修備說

六十七

龍舒曰晝必有夜必爲夜備暑必有寒必爲寒備存必有去必爲去備何謂夜備燈燭床蓐何謂寒備衾裘炭薪何謂去備福慧淨土

寄庫功德說

龍舒曰予徧覽藏經卽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所費之資請僧爲西方之供一心西方則必得往生若不爲淨土功德而爲陰府寄庫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譬如有人不爲君子之行以交

結賢人君子乃寄錢於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過現未來三大劫說

六十九

藏經云莊嚴劫謂之過去仁賢劫謂之現在星宿劫謂之未來三劫之中各具成住壞空四劫四劫共之爲一大劫過去未來皆置而勿論今言現在仁賢劫數成劫二十小劫住劫二十小劫壞劫二十小劫空劫二十小劫小劫之數一增一減從八萬四千歲增劫之極爲始過百年減一歲減至三十歲時饑饉災起減至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減至十歲減劫之極爲

終刀兵災起刀兵災後復過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時爲一小劫成住壞空劫內各具二十小劫二十小劫爲一中劫四中劫共之爲一大劫再言現在住劫之中二十小劫八小劫中無佛出世至第九小劫八萬歲時減至六萬歲拘留孫佛出世六萬歲減至四萬歲拘那含牟尼佛出世四萬歲減至二萬歲迦葉佛出世二萬歲減至一萬歲釋迦牟尼佛出世○第十小劫中八萬四千歲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佛出世彌勒佛後四小劫無佛出世至十五小劫中九百九十四佛相續出興出興之後又四小劫無佛

出世至第二十小劫從十歲增至八萬四千歲住劫滿樓至佛出世本願出增劫○壞劫時至大三災起大小三災事相盡載上卷龍華三會覽者宜悉

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七十

佛在王舍城晨朝乞食遙見雞足山中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嚴頭洗漱著潔淨衣東向四拜南向四拜西向四拜北向四拜向天四拜向地四拜佛到其家問之何爲尸迦羅越言在此六向拜佛言六向拜此是何法尸迦羅越言父在日時教我早起六向拜不知何爲今父喪亡不敢違命佛言父教汝六向拜不

以身拜之汝錯會其父意也尸迦羅越便長跪言願
佛爲我解此六向拜義佛言諦聽內著心中爲汝詳
解其有長者智人能斷六惡法便是拜六方何爲六
惡法一者喜飲酒二者喜博奕三者喜早臥晚起四
者喜請客五者喜與惡知識結交六者喜殺生瞞騙
貪愛他人婦女若能除此六事卽是禮拜六方汝若
不除禮拜何益復使惡名流布家園不治錢財耗減
己身羸傭善行日廢遐邇不敬長者子當用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遠之我無量劫來常親近善
知識今得成佛復告尸迦羅越言東向拜者謂子

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孝敬定省常令父母歡喜二
者早起勅令奴婢作其飯食勤儉治家三者代其父
母劬勞四者當念父母恩德五者父母疾病當懷憂
感求醫治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去惡就
善二者當教親近智人三者當教勤謹學問四者當
爲及時娶婦五者家中所有財產悉當與之南向拜
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畏之二者當依
其訓導三者所有浣濯修治當力爲之四者勤學不
厭五者過後當以仰望讚德切勿談其過失師教弟
子亦有五事一者誨人不倦當令疾知二者要勝他

人弟子三者欲令知見不忘四者有疑難處當爲說
明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超過於師西向拜者謂婦事
夫當有五事一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
在當炊蒸掃除敬心相待三者不得嬌心於外當用
堅守閨門四者若夫罵言不得應口作其怒色所有
教誡當承奉之所有什物不得藏匿自用五者侍夫
先寢然後照管方睡夫視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
用遞相恭敬二者飯食當令稱時勿使妻惱三者妻
欲衣服首飾勿違其意富者盡辦貧者隨分四者家
中所有悉用付之五者不得外犯邪色令妻生疑異

心北向拜者謂人相處親屬朋友彼此皆有五事一
者彼此若作惡業當用遞相勸化呵諫止之二者彼
此有難有疾當用看顧調和治之三者彼此有家懷
語不得爲外人說四者當用各相敬歎不斷往來或
時觸突不得惱恨五者彼此貧富不等當用扶持賑
濟所有美物當用分送向地拜者謂家主視奴僕使
婢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暑然後驅使二
者有病當爲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鞭撻之當用審
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恕不得者訓治之四者
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平等

勿得偏心奴僕使婢事主亦有五事一者當用起早
勿令主呼二者所應作者當自上心勿勞主使三者
當愛惜主物不得棄捐作踐四者主翁出入當用小
心迎送五者只宜稱譽主翁不得說其過惡向天拜
者謂人供養沙門善知識當用五事一者以直實心
向之二者恭敬承事不以爲勞三者數問道理四者
應聞思修五者請決念佛衆禪之旨晝夜當勤沙門
善知識亦以五事開示其人一者教之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定心智慧二者教之威儀禮節勿令放肆三
者教之言行相顧寧使少言多行不可少行多言四

者教之勤禮三寶悲愍大小生靈五者教之回向發
願求生淨土得菩提道復度羣情如是行之名爲敬
順父命禮拜六方若不如斯縱拜無益爾時尸迦羅
越卽受五戒殷勤禮佛佛以重說偈言○雞鳴當早
起被衣徐下床澡漱令嚴潔兩手奉香華剔燈換淨
水供養佛法僧合掌恭敬禮發願報四恩六度法門
中一一當修學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
恚精進度昏沉定心度散亂智慧度愚癡光陰不待
人勤行莫放逸生老病死苦人命不久停况復臨終
時無親可恃怙無處可隱藏無藥可救治天福尚有

盡人福有幾長父母妻子居盡如寄宿客夜裏共安
身天明各消散無常亦如是預辦佛資糧况以六道
中輪迴無暫已今幸得人身復聞深妙法自行當化
他彼此俱利益六度爲舟船能超生死海極樂阿彌
陀願力不思議接引上金塔親授菩提記四衆當奉
行應求生彼國尸迦羅越子聞佛所說言踊躍甚歡
欣作禮而信受

永明壽禪師警世文

七十一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之流受橫豎飛
沉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者如爪

上之土縱得人身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
身若爲男子癰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亦有
多般之苦何則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爲身以氣
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
中橫天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極耳順世間亦是
鮮矣脫得古希之壽猶似童稚無知不思返照迴光
但識好生惡死嗚呼假若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
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強半矣所以
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笑只四五日矣
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峰似處千

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慮漂沉且夫有生勞我處胎
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追我神靈有榮
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僑倨有賤挫我
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
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
寒則逼切我體熱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飢則羸
我腹驚則攝我鬼懼則喪我鬼憂則撓我神惱則敗
我志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歡疎則生
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生心隨塵
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

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
其利徇其名誑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
崇其業扇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睽其
真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
念念燒煮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剎那在世須蘊仁
慈積功累德齋戒念佛願往西方依此修持乃能脫
苦可謂高超三界外諸苦不相干

圓修淨土決疑論 出藏經

七十二

或曰自性彌陀本具唯心淨土現成何須念彼佛而
求生他土乎若是念佛求生反捨方寸之近而求十

萬億刹之遠豈不謬哉一元曰仁者雖說唯心之言
實未達唯心之理極可爲癡迷矣要知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十方諸佛國土虛空萬象森羅皆在吾之性
中豈有心外之法乎不見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
海一漚發又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
清裏如此者豈以十萬億爲遠乎華嚴經云一句之
內包十界以無邊一毫之中置塵刹而非隘李長者
云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毛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
於當念豈以十萬億爲遠乎昔時善財童子於普賢
菩薩毛孔刹中行一步超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世界步步過爾許世界復經爾許劫猶不能知
一毛孔中刹海邊際十萬億土云乎哉要見他之唯
心與汝之唯心是同乎是異乎或曰道無今古豈有
二哉曰既然如是何苦局於方寸裏是唯心徧法界
不是唯心乎觀汝之言但只隨順我語實非已之智
分汝能識得妙明心理不墮偏枯又不執叅禪以爲
是又不謗念佛以爲非要知叅禪亦是唯心念佛亦
是唯心叅禪爲了生死念佛亦爲了生死叅禪念佛
其理是同若說念佛不是叅禪亦非禪佛之理既不
通唯心之理亦窒塞焉可妄稱悟達唯心耶唯心淨

土者常寂光是也真達寂光之人亦不執此亦不著
彼在在是西方處處爲淨土能令大地作黃金能攪
長河爲酥酪舉一音而皆是圓音行一事而無非佛
事若到這般田地除佛能知餘無知者不見法華經
云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
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况我輩下劣凡夫乎若達寂
光之境則一法不可得有何淨土可生不獨無淨土
而自心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况可又執自
性彌陀唯心淨土哉固雖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人人
本具未到此地者不許說此話也我以反問於汝汝

見娑婆世界是黃金七寶蓮華乎是坑坎瓦礫荆棘
乎一切六道四生三塗八難是諸佛受樂乎是衆生
受苦乎彼阿彌陀佛國土不思議光明不思議壽量
不思議慈悲不思議願力不思議神通不思議智慧
不思議三昧不思議辯才不思議分身不思議說法
不思議度生不思議依正二嚴種種具足汝等今具
足乎未具足乎若其未足速須至誠禮佛念佛求生
淨土何則執偏述而修者如跛足人行陸路一日不
過數里禮念往生如乘船入水路加以風帆須臾便
是千里亦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

非是自力輪王力也又如世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若人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他之力方能移動禮念求生淨土亦復如是○永明壽禪師云且禪定一法乃四辨六通之本是革凡蹈聖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沉掉消息知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至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以爲究竟有念佛誦經而得度者有持戒說法而得度者有苦行勤勞而得度者有禮佛懺罪而得度者有見佛光明而得度者有供養三寶而得度者有粧塑金容而得

度者有彩畫佛像而得度者有布施行善而得度者有勸人念佛而得度者有戒殺放生而得度者有一心聞法而得度者是知無邊教網了卽歸真塵沙度門入皆解脫譬如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故法華經云乃至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爲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豈况明了一心兼修萬行而不成佛乎諸仁者欲識圓頓修行道理須看華嚴法華二經不達圓修徒稱佛子故慈愍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者制心一處念念相續離於昏散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卽須策勤念佛誦經禮拜行

道講經說法教化衆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回向往
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佛禪定與聖
教合是衆生眼目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無差別皆
乘一如成最正覺盡說念佛是菩提正因何得妄生
邪見矣○今時有一般顛預人經教又不明玄關又
不透因果又不知罪福又不懼也要粧箇大漢子做
箇善知識圓修道理不通只說禁口不語聲聲後學
之徒盡陷黑山鬼窟見人拜佛念佛誦經講教廣行
衆善及言著相修行轉求轉遠不如執箇念頭逼氣
努力卽是現成自己彌陀何必求生他方淨土此等

之人可悲可痛可慙可笑美則甚美了則未了余知
鈍根凡夫叅禪不是昏沉便是散亂一日不知幾多
妄想幾多昏困縱遇得力之時還有意識現起及乎
出期之後仍復攀緣附物依前染著塵勞口談是非
心存憎愛如此叅禪莫說彌勒下生要了明千佛出
世已盡未有了日在焉可便說現成自己彌陀不必
求生西方淨土此等盲人如庶民稱國王自取誅滅
○又有一等愚夫雖進禪堂叅學門路不識三毒不
除見他勝進便生嫉妬自不能行不能隨喜不識普
賢行願王不識萬善同歸集不識八溢聖解脫門反

以障人禮佛念佛障人誦經講教障人供佛齋僧障人造殿立像障人布施結緣障人廣修衆善如此賊人假佛衣穿偷佛飯喫實乃外道波旬地獄種子且夫雲光法師又能說法又能入定禪定不計歲月世之以爲希罕只因貪瞋不斷徑墮奔牛況我輩昏散參禪反輕拜佛念佛鬱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天人間以爲希有只因障礙不斷後墮飛狸障礙塵境尚如此可障人拜佛念佛哉善星比丘能說十二部經獲四禪果因狎邪友一向著空妄言無佛無法無有涅槃遂遭生陷地獄求入阿鼻我

等可不寒心速急懺悔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斯之謂也○經云諸佛說空法爲度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又云寧可說有如須彌山不可謗無如芥子許何以故昔有淨命比丘住於正見持花供養諸佛而得授記又一法行比丘雖得四禪住於邪見著於偏空反謗淨命法師云淨命所受諸花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坐此一言於六萬世常無舌根佛言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得無舌報若人執一偏空爲是謗修萬行爲非

是人當墮地獄多百千劫何以故斷佛種故不見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豈虛語哉○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貧窮譏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動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豈不見護口經說有一餓鬼形狀醜惡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猛燄猶如

火聚口出蛆蟲無有窮盡膿血諸衰臭氣遠徹舉聲號哭東西馳走是時滿足羅漢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答曰吾往昔時曾作沙門出一惡言阻他修善今遭此苦要脫無門寧以利刀自截其舌終不敢阻他善根尊者還闍浮提以我形狀誠諸比丘勅諸弟子見人修毫髮善事只宜歡喜贊助勿令毀逆不成吾墮鬼類以來數千萬劫受苦設使脫得鬼形復入地獄爾時餓鬼說此語已號哭投地如太山崩聞斯之說實可寒心此鬼出一惡言尚遭多劫之苦我等不懼罪福豈可亂作胡行毫髮善事不容

毀逆况可障人拜佛念佛哉佛言障人修善罪無可
逃等覺菩薩如十四夜月謂有一分無明未盡猶如
微烟亦用禮佛懺滌圓滿無上菩提况我等業繁凡
夫便輕拜佛念佛佛尚不棄貫針之福凡夫可輕拜
佛念佛哉○昔日釋迦世尊口讀弗沙佛身禮弗沙
佛如是七日七夜卽能頓超九劫豈以善相馳求爲
遠乎拜佛不成佛乎三千諸佛在凡之時結爲同學
法侶各各異口同音稱念禮拜五十三佛皆得一時
成道三千諸佛旣如是十方諸佛亦如是今人何不
效彼修持反輕拜佛念佛阿闍世王造五逆罪後知

禮佛懺悔就得滅罪證果憍梵波提昔爲牛身追求
水草右遶精舍見佛黃金相好因發一念歡喜之心
遂得轉生成道况人拜佛念佛不成佛乎昔有二天
帝壽終一人將入驢腹一人將入猪胎各各愁懼不
安往詣佛所求救佛令歸依三寶遂得脫彼苦殃後
奉三寶精勤復證道果不見涅槃經云有人聞常住
二字七劫不墮地獄况禮念功德乎正所謂聞名觀
相罪滅河沙禮念歸依福增無量豈可不遵佛祖之
言乎豈容胡行亂作乎○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
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復獲十種功

德一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衆無畏四佛所護
念五具大威儀六衆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
德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一拜尚獲如是功德况
多拜乎不見法華經云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
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
成無上道廣度無數衆豈虛語哉○十六觀經云至
誠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
逆十惡之人臨終十念阿彌陀佛尚得往生淨土况
齋戒久遠念佛哉昔日張善和一生殺牛臨終自見
地獄相現遇僧教令念阿彌陀佛念未十聲見佛接

引往生淨土豈非佛力難思乎○地藏經云若人命
終之時或聞得一佛名一菩薩名或經中一句一偈
卽得超生善道徑脫苦輪諸仁者聽聞尚多利益况
持念功德乎○大藏經云若人以四事極好之物供
養大千世界滿中阿羅漢辟支佛所得福德不如有
人合掌一稱佛名功德百千萬億分算數譬喻所不
能及一稱佛名功德尚爾况念念不絕乎不見法華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虛語哉○業報差
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障二
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

心不散亂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
往生淨土念佛誦經既得成佛焉可言其著相馳求
乎輕微小事乎○上古明眼高僧多有專持華嚴經
者專持法華經者專持阿彌陀佛者皆得往生淨土
直至成佛豈以誦經念佛爲小事乎爲著相乎昔有
一婦人常念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乘
此四句之功亦得往生淨土况誦全部而不生乎曇
翼法師前身爲雉聽得僧人誦法華經便得轉生爲
僧成道况人誦經說法而不成佛昔有一鸚鵡二劬
鵲念阿彌陀佛尚得往生淨土况人念佛而不生乎

○或曰有何憑據一元曰汝不知阿彌陀佛發願偈
云我至成佛時名聲超十方人天欣得聞俱來生我
剎地獄鬼畜生亦生我剎中豈虛誑哉金剛科儀云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螭猶護金剛經十千遊魚聞佛
號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鱗聞懺以
生天龍聽法而悟道彼物尚能領悟况人何不同心
或有埋頭喫飯而空過一生或有錯路修行而不省
這意如此者豈以講經說法爲小事乎爲無功乎不
見法華經云乃至聞一偈皆成佛無疑若有聞是法
皆已成佛道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豈虛語哉嗚

呼異類聞法尚得證果况人拜佛念佛誦經講教廣
修衆善不成佛乎○略引數則破汝等疑普菴覽華
嚴而悟道永嘉看涅槃以明心圭峰讀圓覺忽意地
開通智者誦法華見靈山未散如斯利益豈可輕其
教法乎讀誦乎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
界衆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
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
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聽聞隨喜一偈功德
不可思議况誦持全部乎華嚴感應賦云有人聞得
大方廣佛華嚴經七字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修羅

况持念功德乎昔有一僧專持華嚴天宮特來請齋
法師到彼坐定須臾五百羅漢翔空而集師欲下座
相迎天帝曰今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期
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與小聖下座齋罷便
得飛昇一時超凡越聖又有一僧受持華嚴天帝與
修羅鬪戰特請此僧登座誦經騰空而行即使天帝
得勝修羅怖走藕絲孔中天帝歡喜欲奉長生之藥
師叱曰無上佛道不修長生豈得不死如此者豈以
誦經爲小事乎西域記云有一梵僧手轉華嚴洗手
之水滴蟻身上蟻子就得生天佛在世時迦羅池中

有一蛤子聞佛說法亦得生天豈以看經講教爲無益乎念佛不生淨土乎○再引幾則決疑作証十方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共讚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及國土莊嚴殊勝十方諸大菩薩尚念阿彌陀佛名號願生阿彌陀佛國土况我輩愚濁凡夫佛在世時文殊普賢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華嚴會上德雲比丘楞嚴會中勢至菩薩此土遠公祖師元公祖師智者大師清涼國師法智祖師慈恩法師善導和尚少康法師慈雲懺主忠國大師懷感法師懷玉禪師道安和

尚道綽禪師省常大師法照大師草堂法師孤山法師大智律師宗坦法師源信禪師義淵法師萬年一禪師長蘆蹟禪師天衣懷禪師圓照本禪師永明壽禪師圓辨琛法師中峰普應國師天如惟則和尚廬山十八大賢普度優曇宗主如上佛祖知識皆修此道又轉以化人我等何不效彼修持願生極樂世界此等佛祖知識還是未透禪關乎鈍根凡夫乎著相馳求乎古今多少尊宿歷代多少名賢皆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况我等下劣凡愚乎歎今五濁惡世餘學難成唯有念佛往生實爲徑捷人而不知真可悲

焉知而不修愈可悲焉嗚呼我今丁寧苦口實無他故只要諸人痛念生死速念佛求生淨土爲主兼察本性禪那若得開悟猶如錦上添花非爲分外不能了明仗佛願力亦得往生既得往生何愁不悟得見彌陀之後方知禪佛心三無差別空假中三觀融通既達圓融之理纔識念而無念生而無生修而無修證而無證說而無說無說而說事卽是理理卽是事相卽非相非相卽相無量爲一一爲無量他佛卽我佛我佛卽他佛佛說法卽我說法我說法卽佛說法是爲共一鼻孔喜得任意卷舒果到這箇時節始

信吾今日之不誣言矣

天地神明戒殺文

七十三

或問曰聞師慈悲特來辨惑宗本曰吾乃凡愚但以直答或曰師言勸善念佛戒殺行慈世之祭天地殺其牛馬牲牷獻神明宰其猪羊六畜何如答曰天地仁慈好生爲大神明忠正惡殺爲先何以逆天理而顛倒故耶若顛倒行之反遭禍矣正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不殺固爲上矣將何爲祭禮乎曰祭禮只在誠敬非在物命不聞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然乎大藏經云佛告諸國王曰欲得雨暘時若穀果豐登必須修道德恤萬民施善政戒殺生可全天下之太平也不見華嚴經云閻浮提內五濁衆生不修十善專作惡業殺盜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不孝父母不敬沙門更相忿諍互相毀辱任情起見非法謀求以是因緣風雨不時苗稼不登人民匱乏多諸疫病馳走四方無所依怙嗚呼世人能依佛說改過自新必得庶事禎祥諸緣吉慶矣又不見邵堯夫祝香文曰每日晨昏一炷香謝

天謝地謝三光所祈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孃四方平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大哉言也假若人人具此心發此願自然感動

上帝垂慈天龍護祐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矣正所謂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理必然也諸仁者且嶽帝至神道通天地尚且受聞禪師之戒去血食饗齋素况蠢爾凡夫乃恣殺物命以事淫祠求福得殃矣豈不聞嶽帝云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爲享祭而降福不爲失禮而降禍至哉言也奉勸祀神者能具素饌爲之

誦經回向則神與我俱獲善福何必殺生以祭乎不然更聽古人一偈

偈曰

一切衆生無殺業十方何處動刀兵家家戶戶常修善天下何愁不太平

事親大孝戒殺文

七十四

或曰父母年高須當食肉若不殺生將何奉養答曰凡俗鄙見如此大聖則不然乎行孝非在乎殺生只在乎勸善若父母有過則當諫之三諫不從則當號泣若不如斯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亦如孝母經言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衆音以

娛其耳名衣上服以耀其躰兩肩荷負周流四海惟孝之大莫尚乎茲佛言未爲孝矣若親頑暗不奉三寶兇虐殘暴作諸惡業子當諫之令發信心歸依正道常行六度慈悲喜捨於善知識時常恭敬聽從教法念佛修行願出苦輪願生樂土依此行孝方名報恩若不如斯徒爲人子不見長蘆蹟禪師作勸孝文一百二十篇前百篇言孝養甘旨爲世間之孝後二十篇勸父母修淨土爲出世之孝世間之孝一世而止出世之孝無時而盡能使父母生淨土莫大之孝也父母現在而不以此勸勉他日徒爾傷心徒爲厚

禮觀經前後兩說孝養父母爲淨業卽此意也又曰
父母信知念佛蓮池下種時也一心念佛蓮華出水
時也念佛功成華開見佛時也孝子察其往生時至
預以父母平生衆善聚爲一疏時時對父母讀之要
令父母心生歡喜又請父母坐臥向西而不忘淨土
設彌陀像然香鳴磬衆人助念不絕氣斷之時愈加
用意無以哀哭失其正念父母得生淨土豈不嘉哉
平生孝養正在此時寄語孝子順孫無忘此事若要
盡其世禮直待氣斷多時方可哀泣正斷之時甚爲
不可又况從古以來念佛往生西方者非一略舉數

條以爲念佛者鑑所以烏長國王觀衆聖以來迎隋
文皇后乘異香而西邁姚行婆請佛相待宋世子侍
母同歸可謂一超直入如來地矣或曰依此行持實
爲大孝若無魚肉將何養親答曰汝之愚癡深爲可
愍世間香潔素味極多何必鯁羶臭穢魚肉曰師言
明矣曰切在奉行

待客解嘲戒殺文

七十五

或曰賓客親友到來若不殺生禮待則大逆人情皆
譏笑其迂濶慳吝矣答曰愚夫不明便懷畏縮若明
佛理之人反勸親友齋戒念佛同往西方何懼其譏

笑之言乎只是主人自貪口腹故出此言若明因果
罪福此事斷不肯爲何以故要知所食之肉皆是累
世六親多生眷屬祇因改頭換面各不相知嗚呼使
食肉者有宿命智則其心苦痛食亦不下咽矣或曰
世人聞此言多疑駭不信且衆生無邊豈必所食者
恰值往昔親屬耶答曰佛智見無量劫事衆生累劫
輪迴處處受生皆曾互爲親屬但凡眼不見故食之
何知傳記商紂囚西伯密烹其子餉之西伯食之不
知紂喜曰孰謂西伯聖食其子肉而不知噫以西伯
之聖尚不能辨其子之肉况凡眼豈能識其往劫六

親乎不見楞伽經云佛觀衆生輪迴六道同在生死
遙相食噉無非親者又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故知殺害及以食噉真地
獄中之罪人也嗟乎作一時之容易受萬劫之艱難
果報到頭無所逃矣諸仁者若順衆生之妄情則逆
諸佛之大智能具大覺之悲智使賓主皆解脫矣若
盡凡夫之世情令彼此俱沉墜矣嗚呼其輕重得失
爲何如智者審擇焉

分產解冤戒殺文

七十六

或曰世之分產者有難生乎有易生乎易生者則不

問難生者多有殺生保救何如答曰將油救火其火愈焚世之難生者皆從殺業中來前寃尚解不徹後寃豈可復結不見經懺云宿無寃債者頃刻生下令其產母不覺不知若是寃家三朝兩日不卽與孃分解使其產母腹中猶如刀割一人痛苦難當合家驚惶憂懼又有多種難生愈加苦痛或拘茅生或踏蓮花生或推腸生或先是左手左脚生或是右手右脚生或橫倒生或把嬰兒割碎而生如此多種難生實從殺業所感寃尤重者或子以得生母因產絕或母雖得命子便傾殂再有寃業重者母子俱亡同入地

獄如此者皆因殺生并衆惡也或曰師理甚明乞傳保命解寃之法與世間亦是一大方便曰如是如是若要保其母子雙全聽從吾之教法一切懷妊婦人不得喫狗肉鰭魚鳧雀螺螄之類惟要預先齋戒精嚴頂禮陀羅尼經三五部或觀音經五七卷懺罪解寃祈福保命再能作諸善事買命放生必得母子雙全消災延壽若不如此後悔難追又問世之把兒女浸死者如何答愚人理性不明造此殺業且人之生來者富貧壽夭皆前定也何苦將兒女淹棄血盆實爲可痛嗚呼寧可不長成而自死者無有寃愆若故

意而浸死者必然受報諸仁者若不改過自新作爲謀殺之論莫說佛法中不容律法中亦不容矣

慶生報本戒殺文

七十七

或曰人逢生日只說慶生廣殺物命生靈嚴設笙歌酒禮招邀鄉隣親友連日暢飲歡娛何如答曰愚夫之見如此賢者則不然乎若要慶生延生必須好生放生殺生慶生無有是處要知己之生日是母難之日不思報答親恩反以造罪作樂當思慈母十月懷擔三年乳哺受了多少辛苦擔了多少憂勞及至產時命若風燭血暈在地久乃方甦爾時其母不顧自

身且問生下孩兒是男是女得圓滿奮身相具足者果得具足始乃安心家有辦者覓妳代養家無力者孀自喚養甘乳飲飼抱惜如珠不淨污躰亦不生嫌寒暑逼身還自洗滌推乾就濕嚙苦吐甘撫養成人至年長大正所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是故胎骨經言阿難白佛言世尊大千界內何事最大願佛慈悲方便解說佛言世間萬法莫過父母劬勞恩大諸仁者由此觀之粉骨碎身未足爲報不聞彌勒勸孝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慎憐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亦非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爺孃便

是釋迦彌勒善護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嗚呼大
聖尚致此言况凡下乎爲人不報親恩不如禽畜更
不聞之羊能跪乳鳥能返哺豈虛誑哉或曰師言切
當敢不聽從何以行持可名報德答曰人之生日到
來須要預先齋戒嚴潔道場或供佛齋僧或誦經念
佛或至誠禮懺或買命放生果能如是名報親恩存
者福樂百年亡者超昇佛國非但利益父母抑亦自
增福田若不如斯是爲大逆

許願保安戒殺文

七十八

或曰世人許願殺生者不一略舉幾種以陳之或因

官訟者或爲病苦者或禳水火者或求名利者或鎮
家宅者或保途路者或安鄉境者或祈五禾者有先
殺而保安有後殺而還願何如答曰汝之一說使我
鳴噎不能言也曰然雖如是伏乞開明曰向不云乎
人遭災禍年荒者皆從殺業所感也何則十惡之中
殺業極重不見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命
故諺有之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卽此意也要
知人與畜形則異命則同矣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
無不畏刀杖怨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雖復禽獸之
殊保命畏死且人有微小痛痒尚不能忍况可受其

刀砧耶噫令他痛苦保我平安無有是處先德云悞
傷悞殺尚答餘殃故作故爲寧逃業跡嗟乎若欲保
安許願須將衆善奉行或供佛齋僧或印經造像或
買命放生或濟貧救苦或念經禮懺或露罪解冤或
修橋砌路或普施茶湯果能如是行之必得隨心滿
願吁今人欲遂心願者何不觀古人之行事哉至如
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活人高折五株之桂
度蟻有狀元之報護鵝獲菩薩之因楊生救雀報以
玉環孔氏放龜酬之金印正所謂行慈不求果報自
是果報不忘皆得富貴綿長子孫昌盛又孫真人解

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庫救
生爲宗門大善知識證佛菩提嗚呼世人不知戒殺
放生反以顛倒造作實可悲哉

救患諂祭戒殺文

七十九

或曰世之染病者見服藥無効遂殺猪羊六畜諂祭
神鬼求安何如答曰雪上加霜苦中添苦不知因果
經云今生短命多病者皆從殺業中來何不懺悔前
愆反以加增後罪殺他死救吾生人心安在苦他身
保我命天理不容問亦有殺生諂祭而病痊者何也
答命當不死而病痊非殺生而病痊也何則若殺命

救得命世間王侯將相富貴人民應得長生在世何期又有多病夭促耶只要知命樂天自得無災少病縱有禍患臨身皆是宿業所感不見論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嗚呼能依孔子行事何必諂祭邪神若不如斯反損壽矣不見藥師經云世人不知行善積德反信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安卜問覓禍殺種種衆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遂令橫死入於地獄無有出期正所謂求

榮而反辱非君子之行事也或曰若不保救於心何安答曰便要保救非在殺生須用全家齋戒淨廚淨壇或告斗禳星或誦經禮懺或買命放生或粧畫佛像如斯行事佛祖許之何以故行了善事命終也得超生善道非但死者超昇亦使現存獲福若不信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利益亡人戒殺文

八十

或曰多見世人死亡不信佛法行事反以殺生辦酒接客出喪何如答曰仁者之言甚善吾亦不能救之曰何謂也曰貪食酒肉者多諸佛救他不得况我一

人乎曰然雖如是亦有信者行之曰善哉善哉不見
地藏經云爾時地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觀閻浮衆
生舉足動念無非是罪縱修善事多退初心若遇惡
緣念念增長不逢知識勸化修持展轉受苦不息又
云若人父母眷屬命終宜爲設福以資前路或懸幡
蓋及然油燈或轉讀尊經或供養佛像乃至念佛菩
薩名號歷在亡人耳根縱有罪業亦得消除更爲身
死之後七七日内修齋念佛能使亡者超昇見存獲
益是故我今對佛世尊及天龍八部人等勸於閻浮
提衆生臨終之日慎勿殺害拜祭鬼神何以故無纖

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罪緣轉增深重假使亡人在
生修善應得超昇遇此陽眷惡緣反墮惡道何況不
修之人能得脫苦譬如有人從遠地來絕糧三日所
負擔物強過百斤忽遇隣人更附少物轉復困重說
是語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大辯合掌恭敬問地藏
菩薩言大士南閻浮提衆生命終之後小大眷屬爲
修功德乃至設齋是命終人得解脫否地藏答言長
者我今爲未來現在一切衆生承佛威力略說是事
汝今再問利益愈多若人命終之時得聞一佛名一
菩薩名或經中一偈一句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

雖得解脫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受
吾勸善男女等聞健自修分分已獲長者若修度亡
佛事宜用嚴潔香羞殷勤禮敬若不如斯存亡少益
爾時長者歡喜合掌而退嗚呼先聖慈悲方便只要
後人信行後人不信不行孤負先聖遺訓噫世人慎
終追遠正在此時不可不謹

預修超薦戒殺文

八十一

或曰世之預修者頗多立志持齋者不一或持三年
者或持周年者或持正五九者或持正七十者或持
佛誕日者或持十齋者或持六齋者或持朔望三八

者此等未齋之先多有殺生買肉以關素後至年月
日時未滿就便殺生買肉以破齋何如答曰發心固
爲美矣只緣理性不明不知持齋者正爲戒殺也何
故福未修而罪先作善未圓而惡就如此等亂作胡
行焉可謂之齋也莫說無功惟恐有罪若肯一心長
齋念佛決定往生淨土若不如如此依舊輪迴遂使來
生有罪有福有苦有樂何則受苦受患之時是殺生
造罪之報受福受樂之時是持齋積善之報子若不
信吾言現有四種之人可驗今生或有福有壽者有
福無壽者無福有壽者無福無壽者或曰此上四種

之疑乞師明矣曰今生有福有壽者前世布施及齋戒也有福無壽者雖布施不戒殺也無福有壽者專持齋不捨財也無福無壽者又慳貪又殺生也或曰此疑雖決再問一端世之或修延生功德者或爲度亡佛事者多有未做功果之前盡說請人扶持先殺生置酒以待衆後至功果未了妄稱開堂安神就殺有人以血污身還將血洗能得淨乎此等因果不知反加存亡罪苦故寒山拾得云昨日方設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嗚呼持齋功德未滿

一分而殺生之罪已具百分矣如此者焉得利益存亡陰超陽泰若修功果酒尚不應飲破况殺生食肉乎金光明經因果云宋朝紹興年間淮陰有小民喪女經寒食恨無以爲薦其母截髮賣錢六百將欲請僧做佛事忽有五僧門前經過遂迎請入其僧轉相推托良久一僧肯之卽訪諸隣得金光明經一部讀誦已竟回向就齋而去街上忽遇向之四僧邀其酒家就座忽聞窓外有聲呼轉經僧莫飲酒僧問何人遂泣曰我看經家亡女也淪滯冥途日久今蒙師課經功德方得脫罪超生師若飲酒破齋令我依前沉

墜言已不見僧慚而退其後五僧全持齋戒念佛參禪皆得果證菩提咸作人天眼目吁一鬼度五僧正此謂也如是因果昭然豈可飲酒食肉若不齋戒精嚴功果亦無益矣

慈心不殺放生文

八十二

或曰持齋不食肉勝如放生何如答曰不食肉者但能絕殺緣僅免一己之過而無濟物之功也佛所以教人持齋者正欲增其慈悲心也今之齋者雖自不食肉亦不肯放生是名無慈悲之人也十方諸佛憐愍衆生如子今見人殺佛之子力可救而坐視不救

雖不食其肉亦名大破齋矣戒經有三種淨戒攝律儀戒無惡不斷卽諸惡莫作也攝善法戒無善不積卽衆善奉行也饒益有情戒無生不度卽普救一切衆生也若不能放生救衆生苦卽名大破戒矣嗟乎終年素食曾無濟物救苦之功一旦捨財便有贖命放生之德昔我佛尚割身肉以貸鴿爲佛弟子者不能捨財以贖命有何面目以見佛哉問放生固爲慈悲云何不放雞鵝猪鴨牛羊篇偏放鰵鱖禽魚鰕鰻之類耶答世間有二種畜生一者受決定殺果如雞鵝牛羊等是也緣其前世決定不信因果歡喜決

定行殺無懺悔心故今世爲畜生受決定殺果無所
逃而待烹矣雖遇放生之人亦不能救之矣二者受
不定殺果如禽魚等是也緣其前世雖作惡業或出
於不得已或殺已生悔故今世爲畜生受不定殺果
若遇好殺之人必遭烹殺若遇慈悲之人臨死亦得
活也今有一等邪見之徒自不能放生及阻人放生
自不能斷殺反勸人行殺此等之輩先入地獄受無
量苦後墮畜生受決定殺雖遇慈悲者亦不能救也
曰若要放生必須財力若無財力將如之何曰富貴
之人民心風俗所係最可攝化若能廣興佛教大振

慈風真可移風易俗不聞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
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此皆菩
薩之行也若無財力者則當廣說佛語種種勸化見
放生者隨喜讚歎常發大願願我財力充足廣行方
便願如觀世音菩薩救衆生苦願如普賢菩薩隨順
衆生衆生界盡我願無窮果能如是行持現世肉身
菩薩

普勸戒殺決疑文

八十三

或曰聞師之言凡冠婚喪祭等事皆不可殺生曰然
世人不信將如之何答曰盡在吾之本心由他自作

自受且佛只能度有緣不能度無緣佛能度信者不能度不信者何以故把手牽他行不得令人自肯乃相應不見遺教經云佛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導師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佛尚如此何況吾乎先德云天堂地獄門相對任君那往一條行誠哉是言也或曰如師之說實有六道三塗輪迴受苦曰若無六道輪迴三塗八難老僧亦不肯持齋戒斷酒肉苦叅禪勤念佛因是有輪迴苦楚纔肯念佛修行願捨娑婆願生淨土我以直告仁者要見世上人誰不愛色慾不好酒肉不貪名利

不願富貴吾知此是輪迴苦本是以不謀不求也法華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或曰世人皆說不生不滅師何以專勸戒殺也答曰此等邪解謗法之言阿鼻地獄饒他不得何則不生不滅之言是最上一乘道理豈容世人反經非聖哉要知色相有壞有成佛性不生不滅不生不滅者又是真如性中之體用也真空之體不生妙有之用不滅先天之道卽不生後天之道卽不滅寂然不動是不生感而遂通是不滅諸惡莫作謂不生衆善奉行謂不滅是也嗚呼如斯至妙之理非具眼人孰能達此

哉曰師善辨焉曰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如我之心普願十方皆極樂矣一切衆生盡成佛矣或曰師之悲願久已知之吾之疑惑今已斷除卽此拜辭之後一心念佛修行宗本曰善哉善哉但願如是汝若有疑未決可看仁孝勸善書慈心功德錄曰奉命受持

太上東嶽垂訓文

八十四

太上感應篇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人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以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露而凶神以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所以轉禍爲福也

東嶽聖帝云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爲享祭而降福不爲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盡倚有福不可盡用貧困不可盡欺此三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安已切宜戒之又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筭甚麼命問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諦聽吾言神欽鬼伏

紫虛元君戒諭文

八十五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
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
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瞋戒身
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爲默默
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
忍債主冤家從此盡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忠
君王孝父母敬尊長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
而勿拒物既放而勿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
思聰明多暗昧笑計失便宜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

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
位勸君自警於平生可歎可驚而可畏上臨之以天
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唯
正可守心不可欺戒之戒之

康節先生勸善文

八十六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
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
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
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
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
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
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
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
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
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無際大師心藥方

八十七

大師諭世人曰凡欲齊家治國學道修身先須服我
十味妙藥方可成就何名十味好肚腸一條慈悲心
一片溫柔半兩道理三分信行要緊中直一塊孝順

十分老實一箇陰陽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藥用寬
心鍋內炒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於平等盆內
研碎三思爲細末六波羅蜜爲丸如菩提子大每日
進三服不拘時候用和氣湯送下果能依此服之無
病不差切忌言清行濁利己損人暗中箭肚中毒笑
裏刀兩頭蛇平地起風波已上七件速須戒之此前
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壽成佛作祖若用其
四五味者亦可以減罪延年消災免患各方俱不用
後悔無所補雖有扁鵲盧醫所謂病在膏肓亦難療
矣縱禱天地祝神明悉徒然哉況此方不悞主顧不

費藥金不勞煎煮何不服之

偈曰

此方絕妙合天機不用盧師扁鵲醫普勸善男并信女
急須對治莫狐疑

勸行忍辱撮要

八十八

論語云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一朝之
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是惑歟小不忍則亂大謀景行
錄云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忍一時之氣免
百日之憂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戒不戒小事成大
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爲剛
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
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欲只作耳邊風
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勇也大勇者禮義之勇也
血氣之勇不可有禮義之勇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情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惡人罵善人善人
總不對善人若還罵彼此無智慧不對心清涼罵者
口熱沸正如人唾天還從己身墜我若被人罵佯聾
不分說譬如火燒空不救自然滅瞋火亦如有物

遭他熱我心等虛空聽你翻唇舌先德云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誠哉是言也又云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賜一言爲修身之美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爲忍之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不廢自身忍之無患禍子張曰不忍何如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法誅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孤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患不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不忍非人非人不忍

釋迦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爲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當知瞋恚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當知瞋恚甚不可也華嚴經云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可不忍乎旣然如此僧俗男女悉當忍之

勸人敬惜字紙

八十九

大明勸善書云士之隸吾籍者皆須敬重字紙且如
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地者必撮拾以香湯洗
過焚之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荷汝敬重吾字紙之
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會參來生汝家
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名王參讀書聰明及狀
元第以此推之切不可拋撒踐蹋能依先訓之言敬
惜字紙生生世世得大辯才不如是者得大罪報○
偈曰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
埋淨處賜君福壽永無窮○儒宗立五典釋道啓三
宗一切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愚癡無見識多拋糞穢

勸修西方淨土

九十

中墮身千萬劫永作廁中蟲○惜字萬千延壽一紀
子貴孫賢綿綿不已○諸仁者再能行善戒殺持齋
念佛決定往生淨土面見阿彌陀佛此事真實不虛
唯要信受奉行矣

龍舒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
臺凳器皿衣服帶索等物不問大小或祖父以傳於
已或自己營造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爲已緝累而得
色色無非已物且如窓紙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
一針雖微被人將去猶有恡心倉庫旣盈心猶未足

金帛已多營猶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
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掛懷
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况身
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故莊子云且有大覺然
後知此其大夢也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
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也余故用此
後兩句添以兩句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
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
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爲業乎有了明長老
爲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爲死物其內鱗鱗地者

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余
深愛此語故常爲人言之凡食種種外物以奉其身
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世人雖未能免此當於營
生奉身之中挪頃刻之暇回光自照以留心於淨土
乃活物上作活計也且如汲汲營生雖致富如石崇
貴極一品終有數盡之期豈若淨土之無盡也

普勸修持淨土

九十一

龍舒曰凡受師友之訓誨恩地之提挈交遊之禮遇
悉皆告以淨土而爲之報以至於一切人或有一飯
一茶之恩或一言一坐之接下至僕隸有事我之勞

凡吾受用處一切致力者皆以此告之使脫離苦海
非唯此耳凡一切知與不知識與不識皆欲以是化
之使其生淨上又非唯此耳釋迦佛在世時有一國
難化佛言與目連有緣使往化之其國人皆從化衆
間佛云與目連有何因緣佛言往昔世目連曾爲樵
人於山間驚起一羣蜂子目連乃發善言云我得道
後盡度汝等今此一城人者乃當時蜂子也目連發
此善言故爲有緣由此觀之非徒於一切人當勸修
淨土一切飛禽走獸下至蜎飛蠕動之類凡有形相
可見者吾因見之皆當爲念阿彌陀佛數聲發善願

云願汝等盡生極樂世界我得道後盡度汝等非徒
於有形相可見者如是其形相不可見者吾亦當作
是念作是言如此則吾善念甚熟於一切衆生皆爲
有緣吾上品上生必矣他時化度無不樂從者也宗
本曰要知龍舒之心卽是普賢之意盡合金文皆有
所據略引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見
牛馬猪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歸依三
寶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一切
衆生發菩提心若菩薩不發是心者犯輕垢罪諸仁
者當依佛祖之言不失龍舒之勸斯爲美矣

預辦淨土資糧

九十二

龍舒曰譬如入大城中必先覓安下處却出幹事抵暮昏黑則有投宿之地先覓安下處者修淨土之謂也抵暮昏黑者大限到來之謂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蓮華中不落惡趣之謂也又如春月遠行先須備雨具驟雨忽至則無淋漓狼狽之患先備雨具者修淨土之謂也驟雨忽至者大命將盡之謂也無淋漓狼狽之患者不至沉淪惡趣受苦惱之謂也且先覓安下處者不害其幹事先備雨具者不害其遠行是修淨土者皆不妨一切世務人何爲而不修乎雖

罪惡人亦可以修何則譬如鉄石雖重賴舟船力可以渡江一針雖輕不賴舟船江不可渡蓋謂人有重罪仗佛力者可生淨土罪惡雖輕不仗佛力亦不得生又如蟻蟲萬死萬生不能一里若附人身千里可至仗佛力而生淨土者亦復如是強健之時若不預辦閉眼之後將柰之何必須火急修持求生淨土世間晝必有夜寒必有暑人所共知不可隱者若曰生必有死人乃諱之不肯說出何太蔽乎諸仁者此時不修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臨終正念往生

九十三

知歸子問善彙和尚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又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他人感動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方俾脫沉淪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形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叮囑家人及看病人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爲

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閑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言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花無益之語若病重將終之際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惱之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當同聲念佛助其往生待氣盡了多時方可哀泣纔有絲毫戀世間心便成罣礙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爲大幸若依此者決定超生卽無疑也又問曰求醫服藥還可用否答曰求醫服藥初不相妨然藥者只能醫病不能醫命命若盡時藥豈奈何若殺物命爲藥切不可也又問曰求神祈福如何答曰人命長短生時已

定何假鬼神延之耶若迷惑信邪殺害衆生祭祀鬼神但增罪業及損壽矣大命若盡小鬼奈何空自惶惶俱無所濟切宜謹之當以抄寫此文貼向目前令時時見之免致臨危忘失又問曰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俗男女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無疑矣余多見世人於平常念佛禮讚發願求生西方及致病來却又怕死都不說著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鳴鐘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

時當以精進念佛竭力受持是爲臨終大事可謂一條蕩蕩西方路徑直歸家莫問津

臨終三疑

九十四

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念佛人臨終三疑不生淨土一者疑我生來作業極重修日淺恐不得生二者疑我欠人債負或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癡未息恐不得生三者疑我雖念彌陀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有此三疑因疑成障失其正念不得往生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經明旨勿生疑心十六觀經云至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接向九蓮令辭五濁
苟能心心不昧念念無差則疑情永斷決定往生可
謂十萬億程彈指到絲毫擬議隔千山

臨終四關

九十五

四關者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凡夫雖有信心
念佛緣爲宿業障重合墮地獄乘佛力故於床枕間
將輕換重若也因病苦故悔悟身心當生淨土也無
智之人不了此事却言我今念佛又有病苦反謗彌
陀因此一念惡心徑入地獄此是一關也二者雖則
持戒念佛緣爲口談淨土意戀娑婆不求出世善根

爲愛家園長旺以致臨終遭病怕死貪生信受童兒
呼神喚鬼燒錢化馬殺戮衆生緣此心邪無佛攝護
因茲流浪墮落三塗是二關也三者或因服藥須用
酒醒或被親情遞相勸逼此人無決定信喪失善根
臨終追赴王前任王判斷是爲第三關也四者臨終
之際思惟活業繫綴資財愛戀眷屬心放不下失却
正念故於家舍墮鬼趣中已爲禍祟或爲慳犬或作
蛇身守護家庭宛如在日是爲四關也是以楊提刑
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誠哉是言凡
修淨土者要當酌實蠲浮思專想寂念念彌陀全身

放下但能堅此一念便可碎彼四關則淨土蓮臺的
非遙矣可謂一句彌陀無別業不勞彈指到西方

淨業疏式

九十六

伏以

大意如此妙用在人凡修一切善事
皆要回向西方臨命終時定生淨土

佛願度生必用專心念佛凡能證聖須當立志超凡

俯露愚衷仰干

大覺切念衆等叨居震旦忝獲人倫荷

三寶之慈悲願

四恩之造化

乾坤覆載

日月照臨

國王水土生成

父母劬勞養育弗能報答悚懼恐

惶茫茫火宅以煎熬往往塵勞而染著有懷克已

無善及人此時不假修持他日將何憑據歎光陰

而易邁痛生死以難逃當捨五濁之娑婆求取九

蓮之淨土先明落處實慕果以修因漸履玄途是

從因而至果消取今月

甲子
戊申

吉日就家祇建

淨業道場焚解脫之真香點光明之慧炬稱念

阿彌陀佛讚揚

菩薩洪名諷誦金文加持密語具陳齋供延奉

聖凡依按教作諸功德回向

真如實際報資恩有寃親法界衆生同圓種智上祝

皇帝萬歲太子千秋文武官僚咸增祿美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家家無饑饉之憂戶戶有倉箱之積更
冀齋主等壽山疊翠福海添波吉星高照於身宮
瑞氣長圍於命座門闌肅睦老幼康寧內寇雙沉
公私兩利所祈信心堅固外障無侵道念精專內
魔不起閻浮報滿淨土現前仗

佛威光徑登上品伏願

菩提樹長影遮百萬人天優鉢華開香滿大千世
界鄉隣右族均沾

法雨之恩昭穆先亡盡赴蓮池之會勸善友通相究

竟願

佛法久住流通凡居四序之中悉賴萬全之庇

行願流通

九十七

蓋聞

三世如來彌陀第一十方佛刹極樂稱尊至理本祇
唯心初門必由因地故知合抱之木發於毫芒千
里之行始於初步嗟乎日復一日紅紫亂朱頓令
修道之徒遂以及成骨董觀茲境界豈可緘言念
彼癡迷寧容坐視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
續真開茲後學恨無慧辯略露愚忱採摭金文指

歸淨土伏望

三寶祖師作證諸天神將護持祈正法以長存掃邪風而絕迹庶使佛種不斷聖教復彰有暗必明無幽弗燭盲者能見聾者能聞跛者能行啞者能語如饑得食如裸得衣如渡得船如貧得寶大矣至矣奇哉罕哉實乃捷徑良方宜當熟讀詳味勿謂我人微而輕其法勿謂我德薄而忽其言若肯篤志行持未必全無小補噫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古聖既

以如此今人何不然乎體取佛祖之心用拔衆生之苦我以重重付囑切切丁寧惟願有力高賢刊印流通勸發彼此輪迴超脫自他行願圓成是爲菩薩發心是名如來應世雨大法雨潤澤羣生咸悟真常同躋覺路此集若得覽過乞勞轉達與人再能展轉相傳方滿吾之本願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

歸元直指集下卷終

直音切字拾遺俱在末卷

宗本山中小隱爲衆道友索山居詩述成百首附此

山居百詠聊述鄙懷

山居古鏡久埋塵今日重磨氣象新痕垢盡除光始
現分明面見本來人

痕根平聲

山居力學悟禪宗日用先須達苦空不識本來真面
目拈華微笑喪家風

拈奴兼切

山居幽隱白雲深學道先須要識心大則放之周法
界卷之則退不容針

山居學道只求心何必區區向外尋舉步便應登寶
所莫將黃葉當真金

山居返照看心田退步原來是上前密密工夫無間
斷必當叅透祖師禪

山居寂寂養良知唯在當人自保持情念易來爲道
念果然成佛已多時

山居赤洒淨無埃終日如愚養聖胎本分生涯誰識
得世人咸笑我癡猷

埃哀音猷五來切

山居茅瓦竹爲椽守道安貧樂自然盡日閉關無別
事長伸兩脚枕雲眠

山居風景異人間雲鳥飛行自往還物我一如忘彼
此柴門雖設未嘗關

山居自古遠翬塵絕學無爲閑道人風月滿懷窮快

活高歌一曲和陽春

翬曉平聲

山居老衲百無能供佛常然一盞燈不假添油光燦爛十方世界悉皆明

山居日日是良朝糲飯充腸水一瓢誰識老僧窮到

底庭前栢子當香燒

糲力葛切達切

山居枯淡果然窮掀倒禪床懶下功聖解凡情俱不立一輪明月照虛空

掀音軒

山居門掩竹林幽雲自飛兮水自流守已安貧隨分

過有人問我只低頭

山居出入放頭低不理人間是與非收拾身心歸故

里免教帶水又拖泥

山居卜築隱巖阿免得隨流逐世波知足安貧常快

樂水人齊唱太平歌

築音竹

山居景致樂天成堪歎閭浮世不平逆順是非多利

害莫如緘口過殘生

緘古咸切

山居養拙度餘年榮辱分明在目前實乃世情朝暮

改必然滄海變桑田

拙之說切

山居縮首得便宜寂滅身心那箇知不是偷安唯避

禍名枷利鎖盡拋離

縮所六切

山居無物作生涯淡飯黃蘗逐日挨富貴功名非我
事得寬懷處且寬懷

蘗濟平聲

山居一味菜根香物外閑人歲月長逐日挨來牽補
過明朝何必預思量

挨乙誥切

山居觸處體安然亦可方兮亦可圓只有兩般除不
得饑來喫飯困來眠

觸充入聲

山居無事可評論日未斜時便掩門富貴輸他千萬
倍清閑還我二三分

山居茅屋雨三間樂道忘憂不掩關鵲噪鴉鳴談般
若清風明月伴僧閑

山居一佛一爐香靜裏乾坤日月長渴飲饑食無別
事寒來向火暖乘涼

山居洒落任吟哦飯後茶來遣睡魔世上黃金何足
貴一身安樂直錢多

山居遁迹萬緣休失落鞭繩懶看牛散誕無拘由我
樂諸人何不早回頭

遁鈍音

山居老衲念成灰倚杖閑觀松竹梅佛祖尚然猶懶
做客來只得強相陪

山居處事出尋常莫使身心分外忙昔日趙州酬應
懶王來猶不下禪床

山居深隱閉禪關喜得浮生日日閑坐聽松風談妙
法大王嘉膳孰能食

膳

善去聲

山居歸隱樂先天默契真如教外傳大道本來無所
染莫萌妄念汚心田

山居默坐是真修學道無如歇念頭衣裏明珠原不
失何須辛苦外邊求

山居晦迹養真心多少狂迷逐外尋始信古人言不
錯無絃琴上孰知音

晦

梅音

山居回首自沉吟杖鉄焉能博寸金海有枯時終見
底世人至死不知心

山居兀坐恰如癡心地分明了了知風作松濤來聒
耳昂然不顧且歌詩

兀

五忽切

濤

桃音

聒

括音

山居遣興偶成詩人若耽詩亦是癡生死命根如未
斷莫存知見把心欺

山居峻險少人登竹榻加趺一箇僧愧我寂寥無伴
侶自知方寸冷如水

峻

思俊切

榻

捨音

侶

呂音

山居冷淡佛家風實是身窮道不窮無價摩尼人罕
識可憐對面不相逢

山居寂寞正相宜好把良心養片時月照寒松明祖
意箇中能有幾人知

山居風物自天然大道昭昭在目前不識祖宗親密
旨徒勞念佛與參禪

山居包納太虛空萬象森羅盡在中左右逢原皆佛
事不消棒喝不施功

山居默坐悟真空一法通來萬法通非但我今能達
了恒沙諸佛躰皆同

山居隨分卽修行無慮無憂過此生本有真空非悟
得聖人亦是強安名

山居常撫不絃琴一曲無生悅我心直下反聞聞自
性誰家屋裏沒觀音

撫音

山居獨坐大雄峰面面軒窓處處通雲去雲來遮不
住一乘高顯太虛空

山居空寂一禪僧晝夜常持般若經始識衆生原是
佛從來熱水卽寒冰

山居遙窈自無塵不假修持見本真真佛何曾離左
右今人便是舊時人

窈音

山居如意任東西大道何曾有悟迷好肉剗瘡難下
手鉢盂添柄亦成非

剗一丸切

柄并去聲

山居高臥守清虛飲啄隨緣樂有餘不用將心除妄
念要知妄念卽真如

啄音卓

山居雖是小茅庵大道當陽直指南莫住化城忘寶
所重加精進急須參

山居高隱白雲中多少盲迷不見蹤向外尋真真轉
遠刻舟求劍枉施功

蹤音宗

山居平地有深坑只貴當人具眼明伏虎降龍皆末
事法身不動悟無生

山居獨出衆高峰四壁無依徹骨窮說與世人渾不
信區區只得自消融

山居寥落道人家一種平懷度歲華饑喫金牛無米
飯渴來便飲趙州茶

寥料平聲

山居參學志孤高爲道忘軀不憚勞坐到五更天欲
曉青松滴露濕禪袍

山居寄迹暫依樓生死何曾有定期分付當人高著
眼急須打點出頭時

樓音西

山居結草在重巖喜得翻身出開盤知足餽爲安樂
國莫教過分太無慚

山居苦行一頭陀廢寢忘食自琢磨了得唯心真淨
土方知極樂在娑婆

琢音卓

山居勝境異尋常普示諸人不覆藏水鳥樹林宣妙
法高山平地總西方

山居跌坐一蒲團日用工夫在反觀本命元辰知落處舌頭不被別人瞞

跌夫音

山居客到問工夫寂照雙忘一字無莫怪老僧無法說從來懶得起規模

山居唯置一禪床定裏心忘法亦忘臨濟德山施棒喝老僧不動見空王

山居自在可藏身天下知心有幾人除却我家親的
子世間宜假不宜真

山居塵垢不相侵自在逍遙樂道心此事人人皆可學本來非古亦非今

垢荷音

山居窮理自歡娛不被虛名幻相拘三教本來同一體非僧非道亦非儒

娛開音 幻慮音

山居靜地暗嗟吁紅紫紛紛及亂朱要識先天皆此理谷神太極卽真如

吁虛音

山居閑處樂清幽散慮逍遙得自由沉默寂寥情念盡晝眠夕寐萬緣休

寐昧音

山居空寂學無爲過去因緣莫要追現在尚應無所住未來豈可預前思

山居默坐養希夷額下藏珠要保持問口向人言不得點頭唯許自家知

山居獨樂自家知左右逢原任所之心地若能無罣礙何妨說偈與吟詩

罣音卦

山居孤迥在高崖嘯月吟風稱我懷堪嘆世人全不省一輪真性永沉埋

迥音戶頂切

山居無事不開門獨坐窮心泯見聞紙帳梅花松月照人間別是一乾坤

泯音悶

山居深遠路迢迢大道無形本寂寥日裏清風頻掃地夜來明月掛松梢

迢音條

山居獨立勢巉嵒明月清風一擔擔問我西來何祖意前三三與後三三

巉音讒

嵒音岩

山居常把正門開大道當機任客來若得老僧親勸過人人可作棟梁材

勸音堪去聲

山居欲入覓天真先讀開蒙上大人讀到牢關知禮處十方世界現全身

覓音莫秋切

山居深隱白雲隈風入松林震法雷驚動世間昏睡漢速開兩眼莫徘徊

隈音威

山居高照日先來直下承當眼便開明了一乘圓頓旨何勞又去訪天台

山居四畔起煙霞石鼎焚香誦法華三界無安如火宅老僧長駕白牛車

鼎音頂

山居夜半子規啼瀑布巖前瀉碧溪未到盡驚山險

峻曾來方識路高低

瀑

音泊

瀉

音卸

山居休把自心瞞始識登高眼界寬放去大千遮不

住收來祇在一毫端

祇

音止

山居知識異常倫明鏡當臺照驗人妍醜難瞞俱照

出本來明鏡絕疎親

妍

音研

山居峭壁凜然寒寶劍當軒孰敢看外道邪魔俱腦

裂老僧禪定正輕安

峭

音七肖

腦

音腦

山居別是一家風不與人間趣味同木馬奔嘶天外

去杳無音信絕行蹤

嘶

音西

杳

音要上聲

山居路險信難通瞎漢焉能達此宗只許作家施手

段相逢盡在不言中

瞎

音火轄切

段

音斷去聲

山居客到問禪宗始覺從前錯用功開口已知來歷

處可憐不識悟真空

山居悟得一真空那問南宗與北宗如意寶珠持在

手光明何處不圓通

山居學道未爲艱唯有安心守道難百尺竿頭重進

步一槌打碎祖師關

艱

音奸

槌

音直追切

山居回首歎歸歎識破元來總是虛莫去沿門窮乞

食自家衣裏有明珠

歎

音干

沿

音鉛

山居清苦不奢華客到蒿湯便當茶具眼舌頭知味

好通身洒落早歸家

蒿呼毛切

山居常隱白雲間道在其中意自閑公案現成人不識外循枝葉強追攀

山居黃葉逐風飄手握空拳亦不消佛祖只傳家裏

事逢人懶得口勞切

握於角切

切刀音

山居落葉悉歸根獨露真常顯法身此事不明多費力百城煙水渺無垠

垠銀音

山居道者有何能法法全彰最上乘瞬目揚眉皆祖

意拈椎豎拂亦真情

瞬舜音

椎槌同

豎汝音

山居覆屋只苦茅冷淡清虛絕世交一片白雲橫谷

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苦失廉切

山居渾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一箇老僧猶是窄豈容俗客到禪關

縛房入聲

窄責音

山居見道已忘山萬法由來本自閑南北東西渾不辨此身常寂太虛間

山居滿目是青山峻巒崎嶇行路難行到水窮山盡

處自然得寶不空還

崎溪音

嶇區音

山居亦在苦娑婆百歲光陰一刹那盡此報身生極樂前頭險路已無多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廣乙

廣乙

遁地 遙勛 這智 走趨 趨趨 趨趨 衣褐 袂袂 袂袂 袂袂

衾欽 巾幅 帙帙 帙帙 帙帙 帙帙 帙帙 帙帙

繪位 纜濫 縊意 縮切 綸倫 纒才 緘緘 緘緘 緘緘

索切 索問 穀斛 食餒 餒餒 餒餒 餒餒 餒餒

柏聲 糲切 糜梅 葉切 酉醇 醇仁 酢醋 醒省 酥蘇 酪酪

禾種 稚治 稼架 穡色 秤雲 抵止 穰切 竹竹 竹竹 竹竹

籬梨 筵逃 筏伐 筋斤 筌筌 籬籬 籬籬 籬籬 籬籬

茨慈 芒芒 萑萑 藉謝 萋萋 藩藩 菽菽 葵葵 葵葵 葵葵

益蓋 薤薤 薤薤 薤薤 薤薤 薤薤 薤薤 薤薤

石砥 砥砥 砥砥 砥砥 砥砥 砥砥 砥砥 砥砥

杲高 晁晁 暈暈 昴昴 曠曠 晒晒 曬曬 曬曬 曬曬

究救 竅竅 窖窖 窟窟 窰窰 窰窰 窰窰 窰窰

突徒 疒疒 痰痰 瘥瘥 瘥瘥 瘥瘥 瘥瘥 瘥瘥

癰癰 門門 閨閨 閨閨 閨閨 閨閨 閨閨 閨閨

周周 彫彫 雕雕 凋凋 凋凋 凋凋 凋凋 凋凋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匜匜

剗剗 剗剗 剗剗 剗剗 剗剗 剗剗 剗剗 剗剗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殄殄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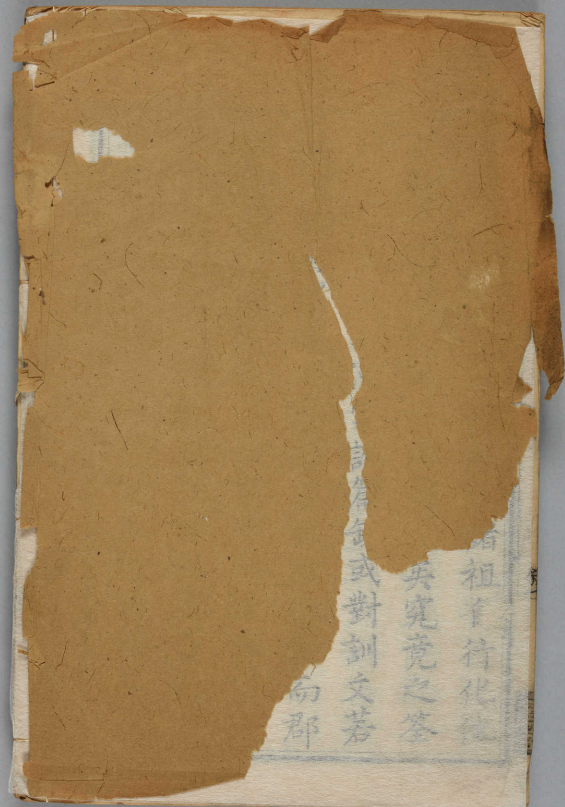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脩脩

廣乙

廣乙

迴高超三界爾深承歷代諸祖自行化他
著文立誓足以開聾啓聵允矣究竟之筌
蹄也第世遠年湮字訛篇缺或對訓文若
夜行之無燭幾於廢墜可勝歎幸而郡
城延慶名刹一元講師諱曰本者禪宗之
脫穎叢林之梧櫟也洞明諸祖之心因旁
及百家之文史編集歸源直指論顧其為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祖言行化

英究竟之答

或對訓文若

郡